

種一第書鼓譯翻

魔 惡

譯迅 魯 若等基爾高



行印所務事作合化文

種一第書叢文譯

魔 惡

譯迅魯 著等基爾高

行發所務事作合化文 林維

月九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國立北平圖書館

目 錄

惡 魔.....	(一)
M. 高爾基.....	
農 夫.....	(一六)
A. 雅各武黎夫.....	
亞克與人骨.....	(三六)
E. 左視黎.....	
工 人.....	(五九)
S. 瑪拉武庚.....	
村 婦.....	(八一)

渝1411

W. 伐佐夫：

在沙漠上..... (一〇八)

L. 倫亨：

饑 餓..... (一二〇)

M. E. 薩爾蒂珂夫：

鐵的靜寂..... (一四四)

N. 略悉珂：

枯煤：人們和耐火磚..... (一五五)

F. 班菲洛夫，V. 伊連珂夫：

目錄

111111

惡魔

當凋零和死滅的悲哀時節的秋季，人們辛辛苦苦地苟延着他的生存：

灰色的塵，嗚咽的沒有太陽的天，圍黑的夜，咆哮的風，秋的陰影——非常之濃的黑的陰影——這些一切，將人們包進了沈鬱的思想的雲霧，在人們的靈魂裏，惹起對於人生的隱秘的憂悶來。在這人生上，絕無什麼常住不變的東西，只有生成和死滅，以及對於目的永遠的追求的，不絕的交替罷了。

當暮秋時，人們往往不感到向著拘禁靈魂的那沈思的黑暗，加以抗爭的力，……所以凡是能夠迅速地擺脫那思想的辛辣的人們，是都應該和他抵抗下去的。惟這沈思，乃是將人們從憧憬和顛覆的混沌中，帶到自覺的確固的地盤上去的惟一的道路。

然而那是艱難的道路——那道路，是要走過將諸君的熱烈的心臟，刺得鮮血淋漓的荊棘的。



(論)

而且在這道路上，惡魔常在等候你們。他是像人一樣（G. G. G. G.）所通知我們的，和我們最親近的惡魔……

我來談一談這惡魔吧——

惡魔覺得倦了。

惡魔是聰明的，所以並不總只是嘲笑。他知道着連惡魔也不能嗤笑的事象，在世上發生。例如，他是決不用他鋒利的嘲笑的手，去碰一碰他尚存在這儼然的事實的。仔細地查考起來，就知道這樣受寵的惡魔，與其說是聰明，其較原為厚臉，留心一看，他也虛度了最盛的年華，正如我們一樣。但我們是未必去責備的。——我們雖然決不是孩子了，然而也不願意折掉我們的優美的玩具，來看看潛藏在那裏面的東西。

當昏暗的秋夜，惡魔在有墳的寺院界內彷徨。他覺得倦意，低聲吹着口笛，並且顧盼周圍，看能尋到什麼散悶的東西不能。他唱起吾父所愛誦的聽慣的歌來了——

寒秋已來到，

木葉亦辭枝，

火速而喜歡，

如當風動時。

風蕭蕭地刮着，在墳地上，在黑的十字架之間咆哮。空中漸漸糊上了沈重的陰雲，用冷露來潤溼死人的狹隘的住宅。界內的可憐的葉樹呻吟着，將精光的枝柯伸向沈默的雲中，枝柯摩撫着十字架，於是在全界內，都聽到了隱忍的悲泣，和按住似的呻吟——聽到了陰慘的沈悶的交響樂。惡魔吹着口笛，這樣地想了——

「偷知道這樣天氣的日子，死是覺得怎樣，倒也是有趣的。死人總浸透着溼氣……即使於痛風之後，得了魔力，……一定總是不舒服的罷……叫起一個死人來，和他談談天，不知道怎樣？一定可以散悶罷……恐怕他也高興罷……總之，叫他起來罷！唔，記得我有一個認識的文學家，埋在不知那里的地裏……活的時候，是常常去訪問他的……使一個認識的人活過來，算什麼壞事呢。這種職業的人們，要求大概是非常之多的。我們真想看一看墳地可能很給他們滿足。但是，他在哪里呢？」

連以無所不知出名的惡魔，到尋出文學家的墳為止，也來來往往：徘徊了好些時……

「喂，先生！」他喊着，敲了他認識的人睡在那下面的沈重的石頭。「先生，起來罷。」

「爲什麼呢？」從地裏發出了被按住着似的聲。

「有事嗎……」

「我不起來……」

「爲什麼不起來的？」

「你究竟是誰呀？」

「你知道我的……」

「檢查官麼？」

「哈哈哈哈哈！不是的！」

「一定……是警官罷？」

「不是不是！」

「也不是批評家罷？」

「我——是惡魔呵……」

「哦——就來……」

石頭從墳裏面推起，大地一開口，骸骨便上來了，完全是平常的骸骨，和那些解開骨骸時的骸骨，看去幾乎是一樣的。不過這有些骷髏，關節上沒有鐵絲的結串。眼窩裏是閃爍着青色的磷

光。骸骨從縫裏爬了上來，拂掉了黏在骨上的泥土，於是使骨骼格格地響着，骨起頭骨，用了青的冷的眼色，凝眺着遮着灰色雲的天空。

「日安！你好呵！」惡魔說。

「不見得好呀，」著作家簡單地回答了。他用低聲說話變得好像兩塊骨頭，互相摩擦，發覺有些聲音一般……。

「請寬恕我的客套罷。」惡魔親密地說。

「一點不要緊的……但是你爲什麼叫我起來的呢？」

「我想來邀邀你，一同散步去，就爲了這一點。」

「阿，阿！很願意。……雖然天氣壞得很……」

「我以爲你是毫不怕冷的了。」惡魔說。

「那裏，我亦還是活着的時候，是很惱着重傷風的。」

「不錯，我記起來了，你死了的時候，是完全冰冷的。」

「冷，是當然的！……我一生中，就總是很受着冷遇……」

他們並非走着墳和十字架之間的狹路，從著作家的跟裏，有兩道青光落在地上，給惡魔照出

這路來……細雨濛濛着他們，風自由地吹着著作家的露出的肋骨，吹進那早已沒有心臟的胸中。

「到街上去麼？」他向惡魔問。

「街上有什麼趣味呢？」

「是人生啊，閣下。」著作家鎮靜着說。

「哼！對於你，人生還是有着價值麼？」

「爲什麼會未必有呢？」

「什麼緣故？」

「怎樣地來說明纔好呢？人們，是總依照了勞力多少，來估計東西的……假如人們從亞拉洛志山的頂上，拿了一片石來，那麼，這石片之于人們，大約便成爲貴重品了……」

「實在是可憐的東西啊！」惡魔笑了。

「然而，也是……幸福者呀！」著作家冷然地答道。

惡魔默默地聳一聳肩。

他們已經走出界內，到得兩邊排着房屋，其間有狹約黯黑的一條路上了。微弱的街燈，分明

地在作地上缺少光明的證據。

「喂，先生！」暫時之後，惡魔開始說。「你在墳裏，是在做什麼的？」

「住慣了墳的現在，倒也很耐得下去了……但在最初，却真是討厭得毛骨悚然呵。將棺蓋釘起來的粗人們，竟將釘打進我的頭骨裏去。自然，那不過是小事……然而總是不舒服的。仗了我的頭的力量，雖然，常常在人們之間流了些毒害，但對於要加害於我的腦髓的欲望，我却只看作懷挾惡意的象徵主義罷了。後來，是蟲子們光臨了。畜生！蟲子們就慢慢地咬起我來。」

「那是毫不作怪的！」惡魔說。「那不能當作惡意，——因為在濕地裏浸過的身子，決不是可口的東西呵……」

「我究竟有多少肉啊！那是不足道的！」著作家說。

「總之，非吃完這些不可，與其說滿足，倒是不舒服的命運哩……老話裏就有，說是爛東西會招蒼蠅呀。」

「牠們明明吃得很可口的……」

「在秋天，墳地可潮溼麼？」惡魔問。

「是的，頗潮溼……但這也慣了……比起這來，倒是對於走過界內，還來注目于我的墳墓的

各色各樣的人們相，却令人氣憤。土裏面，繪着的不知有多少……我自己……我的周圍的一切東西，是都動彈的——我毫無時間的觀念……」

「你在泥土裏，躺了四年了，不，不久，就要五年了哩。」惡魔說。

「是麼？那麼……這之間，有三個人跑到我的墳前來過了……是使我煩亂的訪問。該死的東西！他們裏面的一個，竟簡單地否定了我的存在，他跑來了，讀過墓碑銘，便斷然地說道，「這人死掉了……這人的東西，我什麼也沒有看過……但是誰都知道的名字呵——我的年青時候，有一輛同姓的人，在我的街上玩着犯禁的賭博的。」就是你，也不見得高興罷。我是十六年間，接連地印在銷路很旺的雜誌上，而且活着的時候，就發表了三種著作的。」

「你死後，還出了第三版了哩。」惡魔說。

「請你聽罷！……其次，是來了兩個人……一個說，「唉唉！這就是那人麼？」別一個便回答道，「是那人的呀。」那人活着的時候，實在也是很時行的——他們都時行的……」「不錯，我記起你了。」……「躺在泥土裏的，真不知多少人呵……俄羅斯的大地，實在是富於才幹呀！……」這樣地胡說着，蠢才們就走了。……「謊言不能增加墳地的熱度，我是知道的。也並不聽頭章溫言……無論那一種，都令人難受。多麼想罵一連小子們啊！」

「想是痛罵一場了罷。」惡魔笑了。

「不，那不行……二十一世紀一開頭，便連死人們也非忽然喜歡論爭不可……那是不成樣子的，就是對於唯物論者，也太厲害呀。」

惡魔又覺無聊，想了——

「這著作家，當活著的時候，總是高高興興，去參與新郎的婚禮和死人的葬禮的箱。在一切全都死掉了的現在，他的名譽心却還活在他裏面。在人生，人類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只有他的精神，是有意義的。而且惟有這意義，值得贊讀和服從……唉，人類，是多麼無聊呵！」……

惡魔正要勸著作家回到他的墳裏去的時候，他的頭裏又閃出一種意見了。他們走到四面圍着長列的屋宇的開朗的廣場。天氣低低地靠在廣場上，看去好像天就休息在屋脊上一樣。而且用了陰沈的眼，俯視着污濁的地面似的。

「喂，先生。」惡魔開口了，並且高興似的將身子攙到著作家那邊去。「你不想一會你的夫人：看她的感情形麼？」

「總會不能，自己是決不定的。」著作家緩緩地回答道。

「據說，你曾經發頭到底死透了麼？」惡魔要使他激昂起來，大聲說。

「……爲什麼呢？」著作家一面說，一面誇耀似的使他的骨節格格地作聲。「並不是我隨意……是說，恐怕我的女人，不來會我了罷……即使會見我——也未必認識哩！」

「那是一定的！」惡魔斷定說。

「因爲我離家很久的時候，我的女人就不愛我了。所以這麼說的。」著作家說明道。

屋字的圍牆忽然消失了。或者倒是屋字的圍牆成了透明，好像玻璃了，著作家能够看見了體面的屋子的內部——屋子裏面，非常明亮，優雅宜人……

「多麼出色的屋子呵！倘使我這樣地住起來，恐怕至今還不會死掉……」

「我也中意了，」惡魔笑着說。「這屋子，並不化掉許多錢——大約三千……」

「呵……李還不貴麼？……我記起來了。我的龐大的著作，弄到了八百十五盧布……而這是幾乎做了一整年……但住在這裏的究竟是什麼人呢？」

「就是你的太太。」惡魔回答說。

「多麼……呵……多麼體面……說是她的東西……而且這位太太……那就是我的女人麼？」

「是的啊……你瞧，她的丈夫也在着哩。」

「她漂亮了……阿阿，穿的是多麼出色的衣服。是她的丈夫麼？是很厭惡的醜相的小胖子，

但看來倒彷彿是一種愛好先生：實在好像是什麼也不懂的漢子似的！況且平平常常……然而那樣的臉，是爲女人們所心愛的哪……」

「倘若你願意，爲你浩歎一聲罷！」惡魔說，並且惡意地看著著作家那邊。但著作家却神往於這情景了。

「他們多麼騷動，多麼活躍！他們衝破這抗禦苦生苦……她愛那具人不愛呢，你大約知道的罷了！」

「噫，很……」

「那個男人是做什麼的？」

「時行雜誌的販賣人……」

「時行雜誌的販賣人……」著作家慢騰騰地複述了這句，於是暫時之間，不說一句話，惡魔看著他，滿足地笑起來了。

「噫，這些事，可中你的意呢？」他問。

「我看孩子……他們……是活着的。我知道。我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那時候，我超過了的——男孩子長大起來，是會成一個切實的人的罷……」

「現實的大，世上多得很……世上所懸望的，是健全的人。」惡魔冷冷地說。於是唱起馬壯的進行曲來了。

「我想……商人這東西，一定是看透了一切的教育家。而我的兒子……」

著作家的空虛的頭骨，悲哀地搖了一搖。

「看一看那男人緊抱着她的樣子罷！他們正顯着稱心滿意之慶哩。」惡魔大聲說。

「實在……他……那商人，是有錢的麼？」

「比我還窮。但那女人，是有錢的……」

「我的女人麼？她怎樣賺了錢的？」

「賣了你的著作啊。」

「阿阿。」著作家說。於是用了他露出的空虛的頭骨，慢慢地點了幾點。「阿阿！原來！

可見我大半也還在給一個什麼商人作工哩。」

「的確，那是真的。」惡魔滿足地加添說。

著作家望着地主，對惡魔道：

「償我回到墳墓去罷。」

周圍漸漸在下雨。林中響着沉重的響。響作家格格地搖着骨骼，那決步走向他的輪推車去了。響漸漸在後面與歐着激蕩的呼潮聲。

猶然讀者或概是給會滿足的以讀者已經驟促示交學以連單爲滿足讀者而寫的人們。也很難合讀者的趣味。在此刻。因爲我這裏須談到關於地獄的事。讀者也許覺得不滿意。讀者要相信死後要赴地獄，所以要在生前聽一聽那里的詳情。但可惜我關於地獄，却一點有趣的事也不能說。爲什麼呢？就因爲地獄這東西，是不存在的——人們所容易地想起，描寫的火餘地獄這東西，是不存在的。但倘是充滿着恐怖的事，我却能够講……

醫生對諸君一說「他死了，」便立刻地……諸君跨進了無限的晃耀的領域。這就是諸君的錯誤的意識的領域。

諸君輪在墳裏，狹小的棺裏，可憐的人生，就如車輪的旋轉一般，在諸君的前面展開去。從意識到的第一步，到諸君的人生的最後的瞬間，人生動得太慢，於是人們絕望了。諸君將知道在生前暗暗地掛在自己之前的一切，便是諸君生前的虛偽和謎謬的籠。對於一切思想，諸君將另行詳審，注目於各各錯誤的步武的籠。——諸君的全生活，將在一切個體裏從新復活的籠。

君一知道諸君所曾經走過的道路，別人也在行走，焦躁地相擠，相欺，則諸君的苦惱，也還是加添的罷。而且諸君還將懂得，明見，即使做了這些一切事，結局他不過和時光一同，經驗到底了這般空虛的沒有靈魂的生活，是怎樣地有害的罷。

即使諸君看見了別人的疾趨于他們的衰滅，諸君也不能訓戒他們，——諸君自己不能開一口口，也不能有什麼法，——授救他們的願望，將在諸君的精神裏，毫無結果而消滅的。……

諸君的生活，這樣地經過于諸君之前。而人生一到終局之際，那經過便又從新開始。諸君將常常看見……諸君的認識的勞作，將沒有窮期……決沒有窮期……而諸君的可怕的苦惱，是萬萬沒有終局的。

這一篇，是從日本譯成理基全集第七本真川本正良的譯文重譯的。比起常見的譯文來，變致較為生硬，重譯之際，又因為時間匆促和不愛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記得 *Ursal - Bibliothek* 的同作者短篇集裏，也有這一篇，和鷹之歌（有草素園君譯文，在黃花集中），一同包括於一個總題之下，可見是寓言一流。

制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國有一篇或幾篇的創作年表，上面大約也未必有譯。但從本

又推想起來，處在二十世紀初頭，自然是社會主義信者了，而且氣色還很濃厚的時候。至於
實意之所在，則首尾兩段上，作者自己就說得很明白的。

農夫

A·雅各武突夫

辛苦的行軍生活開頭了。在早晨，是什麼地方用早膳，什麼地方過夜，一點也不知道的。市街、人民、虛空、聯隊、中隊、叢莽。大小行李、橋樑、塵埃、寺院、射擊、大炮（依兵卒的說法，是太礮），篝火、叫喚、血、劇烈的汗氣——這些一切，都雲一般變幻，壓着人的頭。也疑心是在做夢。

有時也挨餓。以爲要挨餓罷，有時也吃得要滿出來。從小河裏直接喝水。這四近的水——小河——非常之好，簡直是眼淚似的發閃。身子一乏，任憑喝多少，也不覺得够。

互相開炮的事情是少有的，單是繼續着行軍。

軍隊越打越緊，因爲疲勞打，就有些部隊開到敵隊都去尋對手，發發自己的牢騷。

在奧地利的小河們，到處可賦職罷，被拖進這

「可不是嗎？我自己也養了塊地，我聽說，自己種得老麥的，可是大家都說，不，你再討一個老
一翻老麥固然也好，但有兩輛，是好到無比。這時我說了，我們是不能違背的。我有一個老
婆就懂，因為是俄羅斯人，不是種糧人呀……怎麼說着，硬不聽……他們也說着先前那些話，
硬不聽，可是到底給逼住了，早上，醒過來，我呀，自己也好笑，心裏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但不久，中隊的命令書來到了，是畢給理契珂夫勳記的，不過這些事由他去講……無論什麼，
好不有趣呀。」

兵卒們嘲笑他，但已經沒有疲勞，也沒有半廢了。

於是集合喇叭響了起來。

「準備！」

于是又是行軍，新的地土，再是道路，市街，大炮，塵埃，叫喊，射擊——疲勞。

然而——畢理契珂夫是不怕的，他這人總是頑健。總是很懇切，愛幫忙，一面走，一面熟練
地看那四處的叢林，圍籬，房屋，而且編好自己的高興的言語，拉得越變長。

「有趣，呀——」

並不是說給聽的，於是變了聲，長長地這麼說。

但是，然而艾講起想到的事來，別人聽着沒有，是一向不管的。

「喂，兄弟，怪不怪？聽呀，——寺院也同俄國一樣；便是臉相，不也和我們一樣麼？只有講話，却像滿嘴含着粥或是什麼似的，不大能够懂。不過，那寺院呵。——這幾天，我獨自去看過，都像我們那裏一樣，畫着十字；聖像也一樣的，便是描在四房頂上的薩拉罕神，也是白頭髮子大鬍子哩。」

「開爾尼謨天使」也和我們那裏一樣的。這樣子了，大家却打仗——真奇怪呵。」

於是沉默了。用了灰色的，好事的眼，環顧着四近。忽然又像被激上了壓一樣，因深思起來。

「有碼，呀——」

有一回，支隊因爲追趕那退却的敵人，整天的行軍。

敵人，依兵卒的用語來說，是「小子們」，「似乎還在四近，他們燒過的篝火，還沒有燒完。道路的灰塵上，還分明看見鎗釘白鞋子的印迹。有時還彷彿覺得奧太利兵所留下的東西的焦氣味和汗氣，從空中飄來。」

「聽呀，聽呀，是小子們呀。」

到驛上，知道二十小子們一窩窩了。大約天一亮，就要開仗。

軍隊積隊，便如堰中之水似的集合起來：開始作成戰線，好像牆壁。

畢理契珂夫的中隊，分佈在一叢樹林的近旁，這林，是用夾着白的石柱子的木柵圍繞起來的。一面，有一所有着高樑的頭乾淨的小屋子——在這里，是中隊長自己占了位置。疲勞了的兵卒們，因為可以休息了，高興得活潑地來做事，到樹林裏摘了乾草和小樹枝來，發火是將木柵拗倒，生火。但在並不很遠，似乎是樹林的那一面的處所，聽得有槍聲。然而在慣透了的他們，卻聽比不上山林看守人的聽到哨子叫。那樣的事，是誰也不放在心裏的。

畢理契珂夫正採用繩子繫喉嚨。

在漸漸昏暗下去的靜穆的空氣中，飄漫着煙氣。從兵卒們前去採薪的樹林裏，清清楚楚地傳來折斷小枝的聲音。

遠處的樹林上，帶綠的落日餘紅向天際的顏色，已經燒盡，天空昏黑，白色如雷王世般。在那上面，星星已經怯怯地閃起來了。兵卒們吃完晚餐，便從小屋裏，走出那軍隊裏綽號與鏢章的邊嘴子的曹長來。

曹長，有誰肯放頭去麼？大家都愕然了。

「這批刻不是休息時候麼？況且在這樣的行軍之後，還要去放哨！不冷麼？得要新煙，誰也不動。裹着苦臉，笑影一掃而空了。但總得有一個人去，是大家都很明白的，因爲很明白，所以難當的寒暄打得皮膚發冷。」

曹長從這篝火走到那篝火邊，就將這句話，三翻四覆地問。

「有誰肯放哨去麼？」

「有了，解軍理契珂夫去，還有誰低聲笑着，說。」

「解軍理契珂夫？」曹長回問。「但是，解軍理契珂夫在那里呢？」

「解軍理契珂夫，叫解軍理契珂夫去！」兵卒們響應了起來，因爲尋到推上責任去磨人，這

個高與着。

「已經如此，是無論願否，總得去。」

「解軍理契珂夫，在那里麼？」

「在這里麼？」

「你，去麼？」

「去麼？」

「不姓公那麼，趕快準備罷！」

不多久，一切都準備了。畢理契珂夫出了樹林，在平野中，從警戒線又前進了半俄里，於是漸漸沒在遠的昏暗中了。

右手，有一處現在已爲昏暗所罩，看不見了的那略高的丘，中隊長就命令他前去調查，看敵軍是否佔據着這處所。

畢理契珂夫慢慢地蘇醒了大約三百步，便伏在播麥的草中。播麥有稠東西似的氣味。有舊絲火的留遺的氣息。心臟突突地跳了出來。非鎮靜不可了。已經全然是夜——一切都包在漆黑的柔綉的簾子裏了。

樹林早已在後面。在樹林中，有被篝火和雲集所蔽的，既不是貓頭鷹，也不是鳶鷹，這名字也不知道的夜鳥，不安地叫着。

左邊的什麼地方，在遠處有拍聲。那邊的天，是像看得帽子般的樣子上，帶一點紅色——起火箭。畢理契珂夫放開了鼻孔。有泥土和草的氣息——慣熟的氣息。和在故鄉希哈努易，出去守夜的時候，是一樣的。

在前面，遠的，闊的那邊，浮着落日河臨終的餘光，四近是靜靜的，單是漆黑。「小子們」就在這些地方。也許遠遠，或者一不窺巧，也會就在旁邊，和自己並排，像畢理契珂夫一樣的伏

着，也說不定的。事等候候自己相遇，要來殺，裝着懼怕的臉，躲在那裏，也說不定的。

「誰着誰，如果遇見敵人，千萬不要失手呵！」中隊長命令說。「一失手，不但你死，我們也要吃天際的。」

馬啓宇爾。畢理契珂夫自己也知道，失手，是不行的，不是穩敵，便是被殺于敵的。

旁邊的什麼地方，有豬頭鷹在叫，黑鴉似乎更濃重了。心臟跳得沉穩地，砰，砰，砰。

畢理契珂夫幾乎屏了呼吸，再往前走。木柵完了，此後是寬廣的路，路的那邊，堆着穀類，如牆壁一般。畢理契珂夫用手指頭抹一抹穗子看。

「是小麥呵。」

但是。這時候，跨進一步去，田圃就像活的東西一樣，氣極地嚷起來了！「不要踏我！」忽然覺得害怕。也覺得對不起。因為比踐踏穀類的根更不好的事，是再沒有了的。

「跟着界牌走罷。」畢理契珂夫就決計在左邊走。

中隊長會囑咐他數步數。畢理契珂夫數是數的。但數到七十，就一混，是出了八十步呢。還是九十步呢，一點也不清楚了。一面數步數，一面偵敵人，分心到這邊來，自然也是萬萬辦不到。越越，只好彎着身子，輕輕耳旁向前走，並且尋出界牌來。這路忽然成了急坂，走進窪地了，

果懸懸在那種地的羣墳。潮濕的空氣，從下面噴起，這羣的羣，灑着露水，於是這的羣就下，
因爲濕氣，還是別的原因呢，畢理契珂夫驟然顛抖起來了，香案上森森的發冷，采霞打掃檯
格地響，心曠神怡，彷彿上面落下冰塊似的，停住了。畢理契珂夫在心裏，覺到了自己現在完全是
一個人，在全世界，只一個人，在這星夜之下，在這昏暗之前，完全只是一個人。即使此刻被殺了
也誰也不知道。

恐懼使他頭髮直豎了。

黑暗忽而變了，凝固的東西，似乎準備着向他撲來，將他撕碎的敵人，就滿滿地充塞在這些處
所。

畢理契珂夫驟然之間，就推了銃筭。

他徐徐從後面推翻，輕微的坐在堆面上。周圍很寂靜，黑暗毫不想動彈。樹林裏面，還有
禽鳥在叫。遠處的天空中，已不見火災的微紅了。略一鎮靜，畢理契珂夫便豎起二膝，脫下帽子，
側着耳朵聽。從不知道那里的遠處，聽到有鈍重的轟聲。

畢理契珂夫將耳朵緊貼在地面上。

這是向來的農夫的習慣。

這夜裏一個入走路的時候，用耳朵貼着地面聽起來，就是凡有路上是否有人，是還是死，並且連那數目，也可以知道的。

現在呢，地面是平穩地，匍匐地在作響。

他這樣地聽了許多時，於是彷彿覺得遠遠的什麼聲響又散佈着呻吟聲，故意按捺住法櫃的呼吸的聲音。

聽，聽，聽。

連理察到法櫃抖動，並愈緊靠着地面。

兵卒們說這地面是每夜要哭的。

他從空值逐漸起，就想聽一聽地面的哭聲，但還沒有這機會。然而現在，如果靜靜地屏住呼吸，便分明聽到那裏奇怪的呻吟聲。這究竟是什麼事呢？也許是賊軍在放箭，但並不驚慌，這究竟是這樣，他相信地面就在啼哭，何況這地面也怎能不哭呢？每打一回仗，基督的僕人不是總要聽幾千麼？這地面中，正是這類的生身母親，自然覺得法櫃相親。

聽，聽，聽。

牠聽哭聲着法櫃上哭來。

舉種契琦夫直起身來。

「母親在哭哩，地面在哭哩。」

這種感動了，親熱地向暗中看進去。有母親在，有大地在，自己並非只是一個人。這又怕什麼呢？有愛憐自己者在，有自己的生身母親在，有大地在。

他即動身跳起來，覺得周圍的一切，都如希哈努湯一瓣的親熱的東西，無論是地面，是空氣，是天空的星星。

心臟跳得很利害，使華理契夫想要用手來按住牠。觸着灰色的外套，觸着鈕子，觸着那得到以後，從床離身的小小的蒼海治勳草。

想是，輾轉之間，這也不靜了。于是在黑暗中，浮出中隊長臉來。

「不要檢查那丘岡上可有敵人的呵。」

黑潮湧渡成了色微微的東西，尼啓字爾又覺得自己是一個大，沒有一些活動。他忍難呼吸，離了身子，並且將中隊長命命放在地上。再往前走。恐怖又一點一點來動他的心。他兩手追著他，沿着那路走下地，是想從這里，暗暗走近丘邊去的。他現在分明知道，友在那里，敵在那里，是與他的離離，也可看起來了。靜到這心裏也可以聽到。種子作響，野草氣洩地響。

真像一隻勞動家，眼睛裏發着黃金的火星。

然而隨着機器聲，好像在那里的地裏，轉動着機器一般的聲音。那聲音，每打一定
的時分，規則地響的一陣，像是有什麼機器發了那樣的聲音。在尼啓半個是極其熱熱的
響着，像是帶着出是什麼人，像是一面刺着耳膜，一面向前走。聲音逐漸清楚起來了，似乎就從這
丘的巔上的草叢面發出來的。

「是什麼呢？」那裏奧河決十分留心地在聽着耳夾想。

「不，不是一定知道的聲音——但是，竟不知到究竟是什麼！」

「可是他忽而出聲，就在那里響下了。」

「阿阿，消聲在打阿阿！」

「全身發響起來，」

然而那好路過取動住了，好像周身透了冷水。他緊張着全身，側着耳朵，是的，的確是有聲
在打斷，健康的斷聲，讓正老牌的農夫的新聲。那聲響到夫野獸似的將全身緊張起來，最近打斷
的斷聲去，這一步又停一會，上兩步又走一步，一而抖。他聽着若無倫什麼時候那

「乏了呀。也還是，一樣的事情。」

他決不定怎麼辦纔好，便暫時坐在睡着的人的身旁，忍住呼吸，聳着耳朵聽。除遠遠的鎗聲之外，沒有一點聲音。

他手是慢慢挪下背簾，右手拿了奧太利兵的鎗，左手捏着自己的鎗，很小心的，退回舊來的路上，走掉了。自己十分滿足，狡猾地微笑着——但敵人還是在打鼾。

當他在中隊長的面前時，尼啓孚爾幾乎已經不知道自己沒有腳了。嚇！也許又要得一個勳章哩。因為拿了奧太利的步槍的軍需來，實在也並不容易呀。

但是，在中隊長面前笑，是不行的，於是緊緊地閉了嘴，一直線幾乎要到耳朵邊。臉上呢，却像齋戒日的煎餅一般發亮。

「唔，查了，隊長，查過了。隊長說的那丘上呵……」

「那丘上呵，是有奧太利的小子們的。」

他的臉，是發滑地在發亮。他換次講述，怎樣地自己偷偷的走過去，貓頭鷹怎樣地叫，在什

麼地方遇見了敵人。

「將領和背囊收來了。」

中隊長取槍檢枝來，周身看一遍，收拾得很好，還裝着子彈。

「瞧，辦得好。背囊裏面，查了沒有。」

「不，還沒有看呀。」

打開背囊來看，裝着小衫褲，食料，還有小小的書。

「唔——」中隊長拉長了聲音說。

「但是，將那奧太利兵，竟不能活捉了來麼？」

「那是，到底，近旁就有聲音呀。雖然悉悉索索，可是聽得出的。要是打暈了拖他來呢，藉

體，就要叫喊。」

「那倒也是。好，辦得不錯。」

「辦妥了公事，多麼高興呵，隊長。」

「但是，那小子怎麼了？」

「唔？」

「又「唔」什麼呢？」軍官皺了眉。「我問的是，將那小子，那敵人，怎樣處置了。」

「將他和青漢收來了。」

「那我知道，我說，是將那敵人怎樣辦了？」

「那小子是還在那地方呵。」

「還在那地方，是知道的。問的是，你怎樣地結果了那小子。」

畢理契珂夫回睜了震驚的眼睛，凝視着軍官的臉。他是微麻的頑健的漢子。而浮在臉上的幸福的光輝，是忽然淡下去了。微微地張着嘴。

「你，將他結果了的罷。」

「不。」

「什麼？竟沒有下手麼？」

「因為他睡着呀，隊長。」

「睡着，就怎樣呢，蠢才！」

軍官從椅子站起，大聲地喝了，「你應該殺掉他的。看得不能捉，就應該即刻殺掉的。那小子究竟是你的俘虜。是親兄弟？還是你的老手？」

「不，那並不是。」

「那麼，是什麼呢？敵人不是？」

「是呀。」

「那麼，爲什麼不將那小子結果的？」

「所以我說過了的……那小子是睡着的，隊長。」

軍官顯出恨恨的暗的眼色，凝視着尼啓希加的臉。

「這樣的木頭人，沒有見過……唔？我將你交給軍法會講去。」

軍官從桌子上取了紙張，暫時拿在手裏，但又將這拋掉了。他滿臉通紅。「隊長還沒有

偷不解釋……」畢理契柯失想。

「隊長，奧太利的小子，是睡着的，打着鼾。一定是乏了的。如果沒有睡着，那一定不是活

捉，是殺掉。但是，那小子睡着，還打着鼾，好大的鼾。只要想想自己，就明白。我們乏極了，

不知道有腳沒有的時候，一伙的小子們在營盤裏，也是這麼說的。尼啓希加，不要打鼾哪。」

軍官牢牢地注視着畢理契夫的臉。看眼睛，便知其人的。

操典上也這樣地寫着。

灰色眼睛的壯士，什麼事也做不成似的臉相，在胸際上，是因著若耳治別章。

忽然之間，軍官的唇上浮出微笑來，並不想笑，但自然而然地笑起來了。

「唉，你是怎樣的一個獄卒呢！蠢才！你也算是兵麼？你是擲下人罷了。好了，去罷！」

畢理契珂夫就向右轉，滿心不平的走到外面去。一出小屋，便是一向的老脾氣，不一定向誰只是大聲的說。

「因為那小子是睡着呀。大半就為此呀。是睡着，還在打鼾的……」

雅各武萊夫 (Jakovlev) 是在蘇維埃文壇上，被補爲「同路人」的羣中的一人。他之所以是「同路人」，則譯在這裏的農夫，說得比什麼都明白。

他一八八六年生於做漆匠的父親的家裏，本家全都是農夫，能够執筆寫字的，全族中他是第一個。在宗教的氛圍氣中長大；而終於獨立生活，旅行，入獄，進了大學。十月革命後，經過了多時的苦悶，在文學上見了救星。自傳云：「俄羅斯和人類和人性，已成爲我的新的宗教了。」

從畢業於彼得堡大學這一端說他是知識分子，但他的本質始終是農夫底，宗教底，他是

裏有天分的誠實的作家。他的藝術的基調，是博愛和良心。他的作品中的農民，和畢力涅克作品中的農民的區別之處，是在那宗教底精神，直到了教會崇拜。他認農民爲人類正義和良心的保持者，而且以爲惟有農民，是眞將全世界聯結于友愛的精神的。將這見解，加以具體化者，是農夫。這里敘述着「人類的良心」的勝利。但要附加一句，就是他還有中稿十月，是顯示着較前進的觀念形態的，雖然所描寫的犬抵是游移和後悔，沒有一個鐵似的革命者在內，但恐怕是因爲不遠於事實的緣故罷，至今還有閱讀的人們。

日本的『世界社會主義文學叢書』第四篇，便是這十月，用中國現在時行的批評式眼睛來看，還是不對的。至於這一篇農夫，那自然更甚，不但沒有革命氣，而且還帶着十足的宗教氣，託爾斯泰氣，連用我那種落伍眼看上去也很以蘇維埃政權之下，竟還會容留這樣的作者爲奇。但我們由這短短的一篇，也可以領悟蘇聯所以要排斥人道主義之故，因爲如此厚道，是無論在革命，在反革命，總要失敗無疑，別人並不如此厚道，當當你熱戀時，就不牽贈一鎗刺，所以「非人道主義」的高唱起來，正是必然之勢。

A. Lunacharsky 說過大略如此的話，你們要做革命文學，須先在革命的血管裏流兩年，但也有例外，如殺捷比翁的兄弟們，就雖然流過了，卻仍然顯着白癡的微笑。這殺捷比

壽的兄弟們，是十月革命後蘇斯林的文學者團體的名目，作者正是其中的主要的一人。試看他所寫的畢理契珂夫，善良，簡單，堅執，厚重，蠢笨，然而誠實像一匹象，或一個熊，令人生氣，而無可奈何。確也無怪「Lugovoy」要看得頂上冒火。但我想，要「克服」這一類，也只要克服者一樣誠實，也如象，也如熊，這就夠了。

這篇是一九二九年九月，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2）在沙漠上及其他所載。

亞克與人性

E·左翼黎

一 告示貼了出來

房屋和街道都像平常一樣。天空照舊藍映映的，顯着他那一世的單調。步道石板的面具也還是見得冷淡而且堅澀。忽然間，彷彿起了黑死病似的，這里的人們從那臉上將偌大的淚珠落在漿糊盆裏了。他們在貼告示。那上面所寫，是簡明，嚴厲，無可規避的。就是：

全體知照！

本市居民的生存資格，將由格外嚴辦委員會所設之三項委員會分區檢查。醫學的及心理學的

查考，亦于同地併舉。凡認爲毋庸生存之居民，均有于二十四小時內畢命之義務。在此時期中，准許上告，其上告應具呈文，送至格外嚴辦委員會之幹部。至遲在三小時後即可予以答覆。倘有毋庸生存之居民，而因意志薄弱或愛惜生命，不能自行畢命者，則由朋友，鄰人，或特別武裝隊執行格外嚴辦委員會之判決。

注意：

凡本市居民，應絕對服從格外嚴辦委員會之辦法與斷結。對於一切訊問，應有明確之答詞。其有認爲毋庸生存者，則各就其性格，製成調查錄。

所頒發之命令，必以不折不扣之堅決，徹底履行。凡有人中贅物，妨害正義與幸福之基礎之人生改造者，均除去不貸。命令遍及于一切市民，無論男女貧富，決無例外。

在施行檢查生存資格期間，無論何人，均不准遷出市外。

二 激昂的第一浪

「你讀了麼？」

「你讀了麼？」

「你讀了麼？你讀了麼？」

「你見了麼？你聽到了麼？」

「你讀了麼？」

這市裏到處聚集起人堆來。交通梗塞了。人們忽然脫了力，靠在牆壁上。許多人哭起來了。最過分的也不少。到得晚上，這樣的人們就上了可驚的數目。

「你讀了麼？」

「可怕！嚇人！連聽也沒有聽到過！」

「但其實是我們自己選舉了這格外嚴辦委員的，是我們自己交給了他們一切全權的！」

「對，這是真的。」

「錯的是我們自己的胡塗透頂。」

「這是真的，我們自己錯。但我們是意在改良生活的呀。誰料得到那委員會竟這樣嚇人的簡單地來解決這問題呢？」

「由委員會裏的那一伙人！由那一伙人！」

「你怎會知道？各軍已經發表了麼？」

「一個熟人告訴我的！亞克選上了會長！」

「什麼！亞克麼？這多麼運氣呵！」

「真是。實在的！」

「多麼運氣呵！他的人格是乾淨的！」

「自然！我們用不着担心了：這將真只是除去那人們裏的廢物！不正要沒有了！」

「你說下去呀，可實的朋友，你怎麼想，人們肯給我生存麼？我是一個好人！船要沉了的時

候，二十個船客跳到舢板上，我就是一個，你想必一定知道的。舢板載不起這重量，大家都要沒命了。必得五個人跳下水，來救那十五個。我就在這五個裏。我自動的跳在海裏了。你不要這麼懷疑的看我呀。我現在是老了，沒有力氣了，但那時却是年青。勇敢的。你那時沒有聽到這件事麼？所有的報上都登載過的。別的四個都淹死了。只有我偶然得了救。你看來怎麼樣，人們肯給我生存下去麼？」

「還有我呢，市民？我？我將我的一切東西都給了窮人。這是一直先前的事了。我有文件的

證據。」

「我不知道。這都和格外嚴辦委員會的立場和目的是不相合的。」

「你讓我來告訴你罷，可敬的同鄉，單於自己的關係人有用處，是還不能保證這人的生存資格。倘使這樣，那就凡有看管小孩的僱傭頭，也都有生存的權利了。這事情過去了！你多麼落伍呵！」

「那麼，人類的價值，是在什麼地方呢？」

「人類的價值，是在什麼地方呢？」

「這我可不知道。」

「哦，你不知道！你既然不知道，為什麼向我們來講講義的？」

「對不起，我只說我所知道的罷了。」

「市民們！市民們！聽呀！聽！人們在這麼跑！暴動了！恐怖了！」

「阿呀，我的心呵！我的心呵！阿呀，上帝呵！救救罷！救救罷！」

「停下！站住！」

「不要擴大恐怖！」

驚愕，將那一向喜愛下來的容姿之美失掉了。

瘦削的老翁，大肚子的胖子，彎腿的，高大的，漂亮的，廢人們在奔跑。經租帳房，當舖掌櫃，監獄看守，洋貨商人，和氣的妓院老板，分開了褐色髮的馬夫，因為欺騙和卑鄙而肥胖了的家主，打扮漂亮的傳徒，凸肚的蕩子。

他們成了齊整的大羣，向前在奔跑。百來斤重的汗濕淋淋的衣服，帶住他們的身體和手脚。從他們的嘴裏，吐出濃厚的熱氣來。詛咒和哀鳴，令人耳聾的響徹了寂靜的搬空了的房屋。

許多人帶着自己的東西在奔跑。用了彎曲的手指，拖着被褥，箱籠和匣子。抓起寶石，小孩，金子，叫喊着，旋轉着，兩手使着勁，又跑下去了。

但人們又將他們逼回來了。像他們一類的人們，來打他們，迎面而來，用手杖，拳頭，石塊打，用嘴咬，發着極可怕的喊聲，於是這人堆就逃了回來，拋下了死人和負傷者。

到傍晚，市鎮又恢復了平常的情形。人們抖抖的坐在自己的房中，鑽在自己的牀上。在狹小的，熱烈的腦殼裏，就像短促的尖細的火燄一樣，閃出絕望底的希望來。

四 辦法是簡單的

「你姓什麼？」

「蒲斯。」

「多大年紀？」

「三十九。」

「職業呢？」

「我是接香燭的。」

「你要說真話啊！」

「我是在說真話呀。我忠實的做工，並且撫養我的家眷，已經十四年了。」

「你的家眷在那里？」

「在這裡。這是我的老婆。還有這是我的兒子。」

「醫生，請你查一查蒲斯的家眷。」

「好。」
「怎樣？」

「市民蒲斯是貧血的。一般健康的狀態中等。他的太太有頭痛病和關節痛風，孩子是健康的。」

「好，你的事情完了，醫生。市民蒲斯，你有什麼嗜好呢，你喜歡的是什麼？」

「我喜歡人們，尤其是生命。」

「簡單些，市民蒲斯，我們沒有閒工夫。」

「我喜歡……是的，我喜歡什麼……我喜歡我的兒子……他拉得一手好提琴……我喜歡與，但我的胃口是不大的……我喜歡女人……街上有漂亮的婦人或者姑娘走過的時候，我喜歡看看……我喜歡，在晚上，如果倦了，就睡覺……我喜歡播香煙……一點鐘我要搖五百枚……我喜歡的還多哩……我說喜歡生命……」

「鎮定些罷，市民蒲斯，不要哭呀。心理學家，你看怎樣呢？」

「這是廢包，朋友，這是廢料！是可憐的存在！氣質是一半粘液質，……多血質，活動能力很有限。最低等。沒有改良的希望。受動性百分之七十五。他的夫人還要高。孩子是一個蠢才，

但是，也許……你的兒子幾歲了，市民蒲斯，你還是不要哭了罷！」

「十三歲。」

「你放心就是。你的兒子還可以活下去，連期五年。至于你呢……這是我管不到的。請你轉決罷，朋友！」

「以格外嚴辦委員會之名：爲肅清多餘的人中廢物以及可有可無之存在物，有妨于進步者起見，我命令你，市民蒲斯，和你的妻，均於二十四小時之內舉命。靜靜的！不要喊！衛生員，你給這女人喫一點什麼鎮定劑罷！叫衛兵去！一個人是對付她不了的！」

五 灰色堂的調查錄

灰色堂在格外嚴辦委員會的大堂的走廊上。像一切廳堂一樣，有着平常的，結實的，嚴肅而質樸的外觀。深和廣雖然都不過三碼，但却是一兩萬性命的墳墓。這里擺着兩行短短的文字：

廢物的目錄

性格調查錄

目錄分爲七個部門，其中有：

「極感動，而不能特離者。」

「小附和者。」

「受動者。」

「無主見者。」

以及其他種種。

性格辦做得很簡短而且客觀。其中有許多處所，用著諷刺的敘述，而且在末尾看見會長亞克的紅鉛筆的簽名，還批注道，凡發物，人們是無須加以輕蔑的。

這是幾種調查錄：

發物第一四七四一號

健康中等。常去訪問那用不着他而且對他毫無興味的熟人。不聽忠告。盛年之際，曾誘引一個姑娘，又復將她撇掉。一生的大事件，是結婚後兩處辦家用發物。頭腦昏庸而軟弱。工作能力全無。閱他一生所見，什麼是最有種的事情，他就大謔巴黎的律之大旅館。最下等的俗物。心臟弱。限二十四小時。

贅物第一四六二三號

雜補爲業。等級中等。不愛作工。思想常偏于反抗精神最少的一面。體質健康。精神上患有極輕微的病症：怕死。怕自由。在休息日和休息時，酒喝得爛醉。在革命時期中，顯出精神的活動：帶了紅帶，收買長鈴響以及能夠買到的東西，因爲恐怕挨餓。以無產階級出身自誇。對於革命，他並沒有積極底的參加：抱着恐怖。喜歡打架。毆打他的孩子。人生的調子：全都是無味的。限二十四小時。

贅物第一五二〇一號

通八種語言。說得令聽者打呵欠。喜歡那製造小衫鈕和發火器的機器。很自負。自負是由于言語學的知識的。要別人尊敬他。多話。對於實生活，冷淡到像一匹公牛。怕乞丐。因爲矮小，在路上就很和藹。喜歡弄死蒼蠅和另外的昆蟲。覺得高興的時候很少。限二十四小時。

贅物第四三五六號

她如果覺得無聊，就帶了小廝出去逛。暗暗地喫着乳酪和葵菜的脂肪。看無聊小說。整天躺在長椅子上。最高的夢：是一件黃袖子的，兩邊像錢鈞衣服。一個有才能的發明家愛了她二十年。她不知道他是什麼，只當他罵氣機器匠。給了他一個釘子，和製革廠員結婚了。無子。無端

的鬪脾氣，哭起來。夜裏醒過來，燒起茶炊，喝茶，喫物事。限二十四小時。

六 辦 公

一羣官僚派的專門家，聚在亞克和委員會的周圍了。醫生，心理學家，經驗家，文學家。他們都辦得出奇的神速。已經達到只要幾個專門家，在一小時以內，便將幾百個好人送進別一世界去的時候了。灰色堂中，堆着成千的調查錄，而公式的威嚴和那作者的無限的自負，就在這裏面爭雄。

從早到夜，一直在這幹部的機關裏辦公事。區域委員來來往往。執行判決的科員來來往往。像在大報館的編輯室裏似的，一打一打的人們，坐在桌前，用了飛速的，堅定的，無意識的指頭在揮寫。

亞克將他的細細的，凝視的眼睛，一瞥這一切，便用那惟有他們自己懂得的思想，想了起來，于是他的背脊就駝下去，他的亂蓬蓬的硬頭皮也日見其花白了。

有一點東西，生長在他和官員們的中間，有一點東西，介在他的緊張的無休息的思想，和執

行員們的盲目的無意識的手腕中間了。

七 亞克的疑惑

有一天，格外嚴辦委員會的委員們跑到幹部的機關來，爲的是請亞克去作例行的演講。

亞克沒有坐在平日的位子上。大家搜尋他，但是尋不到。大家派使者，打電話，但是尋不

到。

過了兩小時之後，這纔在灰色大堂裏發見了他了。

亞克坐在大堂裏的被殺了的人們的紙墳上，用了不平常的緊張，獨自一個人在沈思。

『你在這里幹什麼？』大家問亞克說。

『你看，我在想。』他疲倦地答道。

『但爲什麼要在這大堂裏？』

『這正是適宜的地方。我在想人類，要想人類，最好是去想那消滅人類的記憶。只要坐在消

人類的文件上，就會知道極其古怪的人生。』

「個人繼續的轉變起來。」

「幹，俺不要笑話，」亞克語誠地說，揮着一件調查錄，「你不要笑話！格外嚴肅委員會好像是見了轉機了。被消滅了的人們的研究，引我去尋進步的新路。你們都學會了簡單而刻毒地來證明這個人或者那個人用不着生存的各種法。就是你們裏面的最沒才幹的；也能用幾個公式，說明一下，加以解決了。我可是坐在這里，在想想我們的路究竟對不對。」

亞克又復沉思起來，于是凄苦的嘆一口氣，輕輕的說道：

「怎麼辦纔好呢？出路在那里呢？只重研究了活着的太們，就可以得到這結論，是他們的四分之三都應該掃蕩的，但如果研究起被消滅的那些來，那就想不懂：他們竟不可愛，不可憐的麼？到這里，我的對於人類問題是進進了絕路，這就是人類歷史的悲劇的收場。」

亞克苦地沈默了，並且繼續調查錄的由裏去，發着科只是讀那尖刻的，枯燥的文辭。

委員會的委員們走散了，沒有一個人反對。第一，因為反對亞克，是枉然的。第二，是因為沒有人敢反對。但大家都覺得，有一種新的決心是在成熟起來了，而且誰也不滿意：事情是這麼顯當，又明白，又完備，但現在却要出什麼別的花樣了。然而，那是什麼呢？

八轉機

亞克跑掉了。

大家到處搜尋他。但是尋不到。有人說，亞克是坐在市鎮後面的一顆樹上哭。也有人說，亞克是在那自己的窗裏用手脚爬着走，而且在喫泥。

格外嚴辦委員會的辦公停止了。自從亞克不見了以後，事情總有些不順手。居民在門口設起鐵柵來，簡直不放調查委員進裏面去。有些區域，人們對於委員的來亦生存資格，是報之以一笑，而且還有這樣的事，廢物反而捉住了格外嚴辦委員會的委員，檢查他生存的資格，竊下那藏在灰色袋裏一類的調查錄，當作零開心。

市鎮就混亂了起來。還未肅清的貧物，廢料，居然在市街上出現，彼此訪問，享用，行業，甚至於竟有結婚的了。

人們在街上互相招呼：

「差丁！完了！哈哈！」

「講恁生存資格的事結束了！」

「你覺得麼，市民，生活又要有趣起來了？贅物少了。做人也要舒服些了。」

「識着些罷，市民！你以為失掉了生命的人，是沒有生存的資格麼？哼！我知道若沒有生存資格的人，而且還是不配生存到一點鐘的人，然而他活着，並且還要活下去哩！別一面，却完結了多少可敬的人物啊！哼，你，要知道！」

「那是算不了什麼的。錯誤原是免不掉的事。但你說，你可知道亞克在那裏麼？」

「我不知道。」

「亞克坐在市後面的樹上哭哩。」

「亞克在用手脚爬，還喫着泥哩。」

「難道他得哭的！」

「難道他得喫泥的！」

「你們高興得太早了，市民！太早了，今天夜裏亞克就會回來，那格外嚴辦委員會就又開始辦他的公了。」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剩下的贅物還多得很。還應該肅清！肅清！肅清！」

「你真麼呀，市民！」

「那里的話！」

「市民！市民！聽罷！聽！」

「人在貼新的告示了！」

「市民！恭喜得很！運氣得很！」

「市民！讀起來！」

「讀起來！」

「讀起來！讀起來！」

九 告示貼了出來

沿街飛跑着氣喘吁吁的人們，帶了滿臉癡糊的盆子。在歡笑的騾馬聲中，打開大張的玫瑰色告示來，綉花的貼在人家的牆壁上。那內容是平易，明白而簡單的；

全體知照！

自貼出布告的瞬間起，即允許本市全體居民生存。要生存，繁殖，布滿地上！格外嚴辦委員會已放棄其嚴峻的權利，改名為格外優待委員會。市民們，你們都是優秀的分子，各有其生存資格，是無須說得的。

格外優待委員會亦由特別的三項委員會所組成，職司每日訪問居民各家的住宅。他們應向居民悲憤生存的事件，並將觀察所得，載入特設之「快樂調查錄」。委員會人員，又有向居民詢問生活如何之權利。務希居民從其所請，雖然費神，亦給以詳細之答復。此種「快樂調查錄」將實藏於「玫瑰色堂」內，以昭示後人。

十 生活歸於平淡

門口，窗子，露臺，都開開了。響起了人聲，笑聲，歌聲，音樂。肥胖的，沒用的姑娘環着

鋼琴。從早上直到半夜，留聲機鬧得不歇。又玩起提琴，鋼琴和琵琶來。到晚上，人們就脫掉了他們的上衣，坐在露臺上，伸開兩腿，舒服得打飽嗝。街上熱鬧得像山崩。青年帶着他的新娘，坐在機器腳踏車或街頭馬車上。誰也不怕到街上去了。點心店和糖果鋪，糕餅和刨冰的生意非常好。金屬器具店裏，鏡子是極大的銷場。有些人還買不到照照自己的鏡子。肖像畫家和照相師，都出沒在主顧的雜沓之中了。肖像就配了好看的框子，裝飾着自己的屋子。

專顧自己的感情和對於自己的愛，增加起來了。衝突和紛爭，成了平常的事情。和這一同談話裏面也出現了這樣的說法：

「你是錯活的，大家知道，格外嚴辦委員會太不認真了！」

「實在是太不認真，因為這樣的東西，像你似的，竟還活着哩！」

然而這口角也都不知不覺地消失在每天的生活的奔流裏了。人們將自己的餐桌擺得更加講究，煮藏水果，溫暖的絨線衫的需要也驟然增加起來，因為人們都很擔心了自己的康健。

格外優待委員會的委員們很有規則地挨戶造訪，向居民詢問他們過活的光景。

許多人回答說，他們是過得好的，還竭力要使人相信他的話。

「你瞧，」他們滿足地搓着手，說，「昨天我秤了一下，重了八磅，謝謝上帝。」

有些人却訴說着不方便，並且對於格外優待委員會的成績的太少，鳴了些不平。

「你可知道，昨天我去坐電車，你想看看，竟連一個空位也沒有……這樣的亂糟糟……我只和我的朋友們站着。剩着的殘物還是太多了。應該揀了時機，崩潰一下的，……」

別一個激憤起來，說：

「請你寫下來，上星期的星期三，連到星期四，都不來祝賀我的生存了。真不要臉，……倒是我得去祝賀你麼?!……」

十一 尾聲

亞克的辦公室中，仍像先前一樣地在工作。人們坐在這地方，寫着字。玫瑰色堂中，塞滿了「快樂調查錄」。上面是詳細而且謹慎地記載着生日，婚禮，洗禮，午餐和晚餐，戀愛故事，冒險，等。許多調查錄，看起來簡直好像小說或傳奇。居民向格外優待委員會要求，將這些印成書冊。恐怕再沒有別的，會比這更有火看的了。

亞克沈默着。

只是他的脊梁更加駝下去，他的頭髮更加白起來了。

他常常到玫瑰色堂去，坐在那裏面，恰如他先前坐在灰色堂裏一樣。

有一回，亞克從玫瑰色堂裏跳出來了，大叫道：

「應該殺掉！殺！殺！殺！」

但當他看見他的屬員們的雪白的，忙祿地在紙張上移過去的手指，現在熱心地記載着活的居民，恰如先前的記載死的居民一樣的手指的時候，——他就只一揮手，奔出辦公室，不見了。

永遠不見了。

關於他的失蹤，生出了許多的傳說，流佈了各種的風聞，然而亞克却尋不到。

住在這市鎮上的這麼多的人們，亞克先行殺戮，繼而寬容，後來又想殺戮的人們，其中雖然確有好的，然而也有許多廢物的人們，就是彷彿從來沒有過一個亞克，而且誰也從來沒有提起過關於生存資格的大問題似的生活下來，到了現在的。

左視黎(Elin Sosulia)生於一八九一年，是莫斯科一個小商人的兒子。他的少年時代

大抵過在工業都市羅特(Loty)裏。一九〇五年，因為和幾個大暴動的指導者的個人的交情

，被捕繫獄者很長久。釋放之後，想到美洲去，便學「國際的手藝」，就是學成了招牌畫工和漆匠。十九歲時，他發表了最初的新出的小說。此後便先在阿兌露，後在列爾格勒做文藝欄的記者，通信員和編輯人。他的擅長之處，是簡短的，奇特的（Groteske）散文作品。

「亞克與人性」從「新俄新小說家三十人集」（Dreissig neue Erzähler des neuen Rusland）譯出，原譯者是荷涅克（Erwin Honig）。從表面上看起來，也是一篇「奇特的」作品，但其中充滿着懷疑和失望，雖然穿上許多諷刺的衣裳，也還是一點都遮掩不過去，和確信屢民的雅各武裝夫所見的「人性」完全兩樣了。

聽說這篇在中國已經有幾種譯本，是出於英文和法文的，可見西歐諸國，皆以此為作者的代表的作品。

工人

S·瑪拉式庚

當我走進了斯泰林俱樂部的時候，在那里的人們還很有限。我就到俱樂部的幹事那里去談天。於是幹事通知我道：

「今天是有同志羅提阿諾夫的演說的。」

「哦，關於怎樣的問題的講演呢？」我問。

但幹事沒有回答我的這質問。因為不知道爲什麼，愛好客串戲劇的同人將他叫到舞臺那里去了。

我一溜走進廣場，一面想。還是到戲院廣場的小園裏，坐在長板椅子上，看看那用各種革花

做成的共產黨首領的肖像，看看那在我們的工廠附近，是不能見到的打扮的男人和女人，呼吸些新鮮空氣罷，於是立刻就想想這樣，要走向門口去，這時忽然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說起話來了：

「你不是伊凡諾夫麼！」

「不錯，我是伊凡諾夫——但什麼事呀？」

「不知道麼？」

「哦，什麼事呢，可是一點也不明白呵……同志！」

「那麼，總是想不起來麼？」

「好像在什麼地方見到過似的，但那地方，卻有些想不起來了。」我回答說。

那想不起來的男人，便露出闊大的牙齒，笑了起來。

「還是下象棋去罷——這麼一來，你就會記起我是誰來的。」

「那麼，就這麼辦罷。」我贊成說。「看起來，你好像是下得很好的？」

「是的，可以說，並不壞。」

「不錯，在什麼地方見過你的，對不對？」

「在什麼地方？」他複述着，喪去了我這面的金將。「唔，在彼得堡呵。」

「哦，彼得堡？是的，是的，記起來了，記起來了哩。你不是在普羅羅夫斯基工廠做工的麼？」

「對了。做過工！」

「在鑄造廠，和我一起？但這以後，可是過了這麼長久了。」

「是的，也頗長久了。」他說着，又提去了我的步兵。「你還是下得不很好呵。」

「你確是伊凡罷？」

「對哩。」——他回答着，說了自己的名姓，是伊凡·亞歷山特羅微支·沛羅烏梭夫。

我看定了曾在同一個廠裏做工的，老朋友的脸的輪廓。他，在先前——這是我記得的……

他的眼，是好看而透明，黑得發閃的，但那眼色，却已經褪成燒栗似的眼色了。

「你爲什麼在這麼默看我的？也還是記不起來麼？」

「是的，也還是不大清楚……」我玩笑地答道。「你也很兩樣了呵。如果你不叫我，我就會

將你……」

「那也沒有什麼希奇呀。」

「那固然是的。」我着說，「但你也很有年紀了。」

「年紀總要大的！」他大聲說，異樣地擺一擺手，說道，「你我莫非還在自以為先前一樣的青年青麼？和你別後，你想想是有了幾年了？」

「是的，有了十年了罷？」

「不，十二年哩。我在一千九百十二年出了工廠，從這年的中段起，就在俄國各處走。這之間，幾乎沒有不到的地方，哪，兄弟，我是走着流浪了的。也到過高加索，也到過克里木，也曾在黑海裏洗澡，也一直蕩到西伯利亞的內地，在索那金礦裏做過工……後來戰爭開頭了，我便投了軍，做了義勇兵去打仗。這是戰爭不容分說，逼我出去的……話雖如此，但那原因也還是爲了地球上沒有一件什麼有趣的，特別的事，也不過爲了想做點什麼有趣的，特別的事來試試罷了……」

「阿阿，你怎麼又發見了這樣的放浪哲學了？」我笑着，說。「初見你的時候，你那里是還沒有這樣的哲學的。」

「那是，的確的。我和一切的哲學，都全不相干。尤其是關於政治這東西。」

「對呀，一點不錯。記得的！」我大聲說，高興得未免拍起手來。

「怎的，什麼使你這樣吃驚呀？」他搖着紅的頭髮，裏觀了我。

「你現在在墨斯科作工麼？」我不管他的質問，另問道。

「比起我剛纔問你的事來，你還有更要向我探問的事的罷？你要問：曾經詛咒一切政治家，完全以局外分子自居的我，爲什麼現在竟加入工人階級的惟一的政黨，最是革命底的政黨了。唔，是的罷！」他說着，屹然注視了我的臉。

「是的，」我回答道。「老實說，這實在有些使我覺得詫異了的。」

「單是『有些』麼？」他笑着，仰靠在靠手椅子上，沈默了。

我看見他的臉上跑過了黯淡的影子，消失在額上的深皺中。薄薄的嘴唇，微細到僅能觀察那樣地，那嘴角在發抖。

我們兩個人都不說話。我看着駒，在想办法，來救這沒有活路的絕境。

「已經不行了。」他突然對我說。「你一定輸的。就是再走下去，也無趣得很，倒不如將我爲什麼對於政治有了興味的緣故，講給你聽聽罷。」

「好，那是最好不過的了。」我坐好了，說。

「還是喝茶去罷！」他道。

我斟了兩杯茶和兩份荷蘭半酪的夾餡麵包，當這些東西拿來了的時候，他便滿盞了一些子茶

，含在嘴裏，於是講了起來。

二

我已經說過，戰爭，是當了義勇兵去的。在索那投了軍，編在本地的軍隊裏，過了兩個月，就被送到德國的戰線上去了。也曾參加了那有名的瑪索諾夫斯基攻擊，也會在普魯士的地下室裏喝酒，用槍刺死了小豬、雞、鴨、之類，大喝一通。後來還用鋤頭掘倒了華沙的牆面的牆壁。——可是關於戰爭的情形，是誰也早已聽厭了的，也不必再對你講了。——但在我，是終于耐不住了三個月住在監獄裏，大家的互相殺入。于是到第四個月，我的有名譽的愛國者的名姓，促變了不忠的叛逆者，寫在逃兵名簿上面了。然而這樣的惡名，在我是毫不覺得一點痛癢。我倒覺得舒服，就在彼得堡近郊的農家裏做短工，圖一點麵包過活。因為只要有現成的麵包和黃油，就給修理農具和機器。所以農夫們是非常看重我的。我就這樣，在那地方一直住到羅馬諾夫帝室倒掉，臨時政府出現，以至凱倫斯基政府的樹立。但革命的展開，使我不能不捲進那旋風裏而去。我天天在外面走，看見了許多隱語，如「以鬥爭獲得自己的權利」呀，「凱倫斯基政府萬歲」呀，

還有沈痛的「打倒條頓人種，」皇上的「同盟法國萬歲，」「力戰到得勝」之類。我很傷心，就這樣子，我在彼得堡的街上大約徬徨了一個月。那時候，受了革命的刺戟，受了國會黨專登的露臺上的大聲演說和呼號的刺戟，有點厭世的人們，便當了義勇兵，往戰線上去了。但我却無論是羅馬諾夫帝室的時候，成了臨時政府了的時候，都還是一個逃兵，避開了各種的驅策。隨他們大叫着「力戰到得勝」罷，我可總不上戰線去。但我厭透了這樣的吵鬧了。不多久，又發布了對於逃兵的治罪法，我便又回到原先住過的農夫的家裏去。這正是春天，將要種田的時節，於是我很歡迎我，僵下了。還未到出外耕作之前，我就修繕農具和機器，釘馬掌，自己能做的事不必說，連不能做的事也都做了起來。因此農夫們對我很合意，東西也總給喫得飽飽的。夏天一到，我被僱作傭工，爬到草地裏去割草，草地是離村七俄爾斯志的湖邊的湖溼的樹林。我在那里過了一些時。

• 白天去割草，到夜就燒起茶來，做魚湯，吃麵包。魚在湖裏，只要不懈，要多少就有多少。我原是不去打魚的工作的，做的是東家的十歲的兒子。夜裏呢，就喜歡駛了割草機，到小屋附近的鄰家去玩去。那家裏有兩個很好的傭工。他們倆外表都很可愛，個子雖然並不高，却都異茁實的體格。一個是禿頭，單是從耳根到後腦，生着一點頭髮。而且他和那伙友兩樣，總喜歡使身子在動彈。險呢，額骨是突出的，太陽穴這些地方却陷得很深。但下巴鬚子却硬，看去好像向前翹起

模樣。小獸膽，活潑潑地，在圓大的額下閃閃地被光。在暗夜裏，這就格外惹眼。上桿還有一點發紅的小鬚子，不過儘可以看得出來。

做完工作之後，在湖裏洗澡，於是到那家去。那時他們也一定做完了工作，燒起柴來，在用土籠煮茶，且做魚湯的。

「好麼，見？」那年紀較大的漢子，便從遮著禿頭的小帽底下，仰著着我，親熱地伸出手來。緊緊地握一握手。別一個呢，對於我的招呼，却只略略抬頭，在鼻子下面哼些不知道什麼話。我當初很不高興他。但不久知道他不會說俄國話，也就不再氣忿，時時這樣和他開玩笑。

「喂，大腦瓜！你的頭就緊連肩膀哩。」

他的頭也實在圓，好像救火夫的帽子一樣。就是這麼圓，他也並不生氣，反而哈哈大笑起來。

開了這樣的玩笑之後，他們就開始用晚膳。我往往躺在草地上，看着天，等候他們吃完。在這里聲明一句：我在放浪生活中，是變了很喜歡看天的了。躺在草地上，看着天，心就飄飄然，連心地也覺得輕鬆起來。而且什麼也全都忘掉，從人類的無聊的討厭的一切事情得到解放了。

總之，當他們吃完晚膳之前，我就這樣地看着天。夜裏的天很高，也很遠，我這樣地躺着，他們在嗚嗚騰騰的平野，簡直像在井底一樣。由這印象，而圍繞着平野的林子，就令人覺得彷彿是馬蹄似的。這樣的暗夜，我走出塹壕，和戰線作別了。在這樣的暗夜裏，我憎惡了戰爭，脫離戰線，儘向着北方走，肚子一餓，是只要能入口，什麼也都檢索喫了的。我和那戰爭作別了，那二個暗夜，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戰爭！這是多麼該當詛咒呵……

「是的……」我附和說，又揮進談話去道，「那一夜出了什麼可怕的事了麼？」

他向我略略一瞥，總說道——

「但不比戰爭可怕的，這世上可還有麼？」

「那大概是沒有了！」我回答說。

「不，我見過比戰爭還要可怕的事。我見過單單的殺人。」

「不，那不是『樣的事麼？』」

「不，決不一樣的。固然，戰爭的發生，是由於資本家的機會和用作對於被壓迫者的壓制，然而再在戰爭，却也有牠本身的道德底法則，所謂資產階級的道德——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對於欺北者的慈悲……」

「這裏……」

「我軍突然開始撤退了。在奧古斯德威基森林的附近，偶然遇見了大約一千個德國兵，僅將他們包圍起來。但德國兵不交一戰就投降了。我軍帶着這些俘虜，又接連退走了兩晝夜。我軍的司令官因為啣了德軍的大麪，便決計要向他們報復，下了命令，說一個一個帶了俘虜走近林邊時，爲節省時間和槍彈的見，就都用鎗刺來刺死他。這就出現了怎樣的情形呵！在那森林的附近，展開了怎樣的呻吟，怎樣的懇求，怎樣的詛咒了呵！一千左右的德國兵，無緣無故都被刺殺了。也就在這一夜，我恨極了戰爭，而且正在這一夜，我那有名譽的愛國者的尊稱就消失了……」

「你也動了手麼？……」

「不，」他回答說。「使那命令我去刺殺他的一個俘虜走在面前的時候，那俘虜非常害怕，發着抖，蹣跚踉蹌地走在我的前頭。當聽到他那伙伴的呻吟叫喚時，他就撲通跪下，用兩手按住肚子，睜了發抖的眼睛望着我，瑟瑟地顫動着鐵齊了的嘴唇……」

施羅烏梭夫說到這裏，停住了他的話，向左右看了一回。

「我連他在說什麼，也完全不懂。我也和他一樣，動着嘴唇，說了句什麼話，我決下心，將鎗刺用力地刺在地上了。這時候，俘虜已經在逃走。鎗刺陷在泥土裏，一直到槍口。我覺得全身

發抖，向了別的方面逃跑，直到天明，總感到死的呻吟聲，眼前浮着我跪着的慘厲的臉相。」

「對呵，那實在是，比戰爭還要討厭的事呵——」我附和着他的話，說。

「從此之後，我就不能仰望那星星在發閃的夜的天空了。我覺得並不是星星在對我發閃，倒是奧古斯德威基森林的眼睛，正在凝視着我的一樣……」

「是的！」他又加重了語尾的聲音，說，「——總之，我當他們吃完晚膳之前，總還是仰天躺着，在看幽暗的天空的。也不記得這樣地化去了多少時光了，因為有馬蟻從脚上爬到身體裏，我便清醒過來。抬頭一看，却見那年紀較大的那個，用左手放在膝上支着面頰，坐在我旁邊，在看湖水和樹林的漆黑的顏色。還有一個是伏着的，用兩手托了下巴，也在望着湖水出神。我和他們，是天天就這個樣子的，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們望過一回天空。所以我就自己斷定：他們是也討厭天空和星星的。」

「你爲什麼在這樣發抖的？」坐在我的旁邊的那一個，凝視着我，問道。

「不知怎的有些不舒服……」我回答說。「不知怎的總好像我們並非躺在平野上！倒是睡在黑圈子裏面似的。」

「那是，正是這樣也難說的……」他贊和着，又凝視起我來了。我覺得他的小眼睛，閃着閃

閃地就在昏暗裏。

「我覺得我們是走不出這圈子以外的……」我一兩說，也看着樹林的幽暗和湖水。

「你還會講道理呵……」他大聲發笑了。

這話我沒有回答，他也不再說什麼下去了。我們三個人，都默默地看着森林的湖水。我們的周圍，完全是寂靜。寂靜就完全罩住了我們。在這寂靜中，聽到水的流動聲，白楊樹葉的交擦聲，絡繹的啼叫聲，蚊市的惱人的哭訴聲，偶然也有小蟲的鳴聲，和衝破了森林和湖水的幽靜的呼吸，而叫了的遠處的小汽船的汽笛。

「你去打過仗了的罷！」忽然破了這沈默，他質問我了。他除下小帽來，在手上圍圍地轉着。

我給這意外的質問嚇了一下，轉眼去看他，他却還是轉着小帽，在看森林的幽暗和湖水。我看見了他那出色的禿頭，和反射在那禿頭上面的星星和天空……還有一個不會說俄國話的，則理亂不知地伏着在打鼾。

「唔，去過了呀。」暫時之後，我乾笑起來。

「去過了？」他說，「那麼，爲什麼現在不也去打仗的呢？」

「那是……」我拉長句子，避着詳細的回答。「因爲生病，退了伍的……」這之後，談話便移到政治問題上去了。「現在是連看見打仗，聽說打仗，也都討厭起來！……」

「那又爲什麼呢？……」他說着，便將身子轉到這邊來。

「那是，我先前已經說過，政策第一；義戰爭是不行的。況且現在國民也並無愛國心……」

「我以爲你是愛國主義者，却並不是麼？」

我在這話裏，覺到了嘲笑、叱責和真理。但我竟一時忘却了我的對於戰爭的詛咒，開始擁護起我那早先的愛國主義來了。我以爲盡了這主義，是人世的污濁，可以清淨的。——因爲我在那時，極相信戰爭的高倫和那健全的性質，而且那時的書籍，竟也有說戰爭是外科醫生，戰爭從社會上剷掉病者，將病者從社會上完全除滅，而導社會于進步的。

「是的，你並不錯。我是非常的愛國主義者，至于自願去打仗，去當義勇兵……」

「當義勇兵……」他睜大了吃驚的眼，用手趕着蚊子，用嘲笑的調子復述道。「當義勇兵……」

我向他看。他的禿頭上，依然反射着幽暗的天和星星，我發起恨來了。

「你爲什麼嘲笑我的呢？……」我詰問他說。

他並不回答我。他那大的柔頭上，已經不再反射着幽暗的天和星星了。因為他戴上了小帽。他似乎大發感慨，輪着眼去望森林的幽暗和潮，彷彿在深思什麼事。他在深思什麼呢？我就擅自決定：他和我是一類的東西。

「你在氣我麼？」他終于微笑着，來問我道。

「不，你是說了真理的。——我詛咒戰爭，我是逃兵！」

「哦，這樣——」他拖長了語尾，就又沈默了。

就是這樣，我不再說一句話，他也不再說一句話。

伏着睡覺的那一個，蠕動起來了，一面用了他自己國裏的話嚶嚶咕咕的說着不知道什麼事，一面回到小屋那面去了。不多久，我也就並不握手，告了別，回到自己的小屋裏。孩子早已打着鼾，熟睡在蚊子的鳴聲中。我沒有換穿衣服，就躺在乾草上面了。

有了這事以後，我一連幾夜沒有到鄰家去。那可決不是因為覺得受了侮辱，只爲了事情忙。天氣的變化總很快，我常怕要下雨。況且女東家來到了，非將乾草攪拌，集起來捆成束子不可；直到天下大雨，下得小屋漏到沒有住處的時候，這總做完了工。從這樣的雨天起，總算能夠到鄰家去了，然而小屋裏除了孩子和狗之外，什麼人也不在。我於是問孩子道：

「這裏的人們，那里去了呀？」

「上市去了。」孩子回答說。

「什麼時候呢，那是？……」

「噯，已經三天以前了哩……」

那我就什麼辦法也沒有。試再回到自己的小屋來，却是坐也不快活，睡也不快活。加以女東家又顯着嚇人的討厭的樣子，睜了大湯匙一般的眼，向我只是看。

「盧開利亞·彼得羅夫娜，你爲什麼那樣地，老是看着道我的？」然而她還是氣喘吁吁，目不轉睛地凝視我。我覺得有趣了，問道：

「怎麼了呀？不是有點不舒服麼？還是什麼……」

「不，伊凡奴式加，」她吐了沈重的長太息，大聲說道，「我喜歡了你哩！」於是她忽地抱住了我的頸子。

——說到這裏，我的朋友就住了口，凝視着茶杯。後來又講起來道：

「唉，這婆子實在是，這婆子實在是……」

我發大聲笑了起來。

「那麼，這婆子給了你什麼不好的結果了麼？……」

「那里，她是非常執拗地愛了我的哩。尤其是在戰事的時候……」他笑着，接下去說道，「這之後，我就暫時住在盧開利亞·彼得羅夫娜的家裏，好容易這纔逃到市裏來的……很冒了些困難，纔得走出。開初是恐嚇我，說是布爾塞維克正在圖謀造反，有不合夥的，就要活活地埋在墳裏，或者拋到涅伐河裏去……總之，是費了非常的苦心，纔能從她那里逃出，待到走近了彼得堡，這纔算可以安穩了……」

他拿起杯子來喝茶，我勸他換一點熱的喝。

「哦，那多謝。」他說着，就取茶喝了。

二

「是好女人。」他吐了口長氣，說。「有了孩子哩。來信說，那可愛的孩子，纔在叫着父親父親的尋人。我想，這夏天裏，總得去看一看孩子……」

「那男人呢？」

「來信上說是給打死了。叫我走，住在一起。」他說着，就用勁地吸煙。

「你，着且不管他罷，我一到彼得堡市街的入口，馬上就覺得了。情形已經完全兩樣，雖然不明白爲什麼，卻只見市上人來人往，非常熱鬧，連路也不好走了。這是什麼事呢？我就拉住了
一個兵，問他說：

「這許多人們，是到那里去的，你知道麼？」

那兵便看上看下，從我的脚尖直到頭頂，捏好了槍，吓的吐了一口唾沫。

「你是什麼？兵麼？」

「兵呀！」我答着，給他看外套。

「兵？」他只回問了一聲，什麼話也不說，就走掉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呵。」我不禁漏了歎息，但因為總覺得有些不安，便跟在那兵的後面走。
兵自然不只一個，在這些地方是多到挨挨擠擠的，但我去詢問時，却沒有一個會給我滿意的回答，我終于一徑走到調馬場來了。在這里就鑽進人堆的中央，傾聽着演說。剛一鑽進那里去，立刻聽到了好像熟識的聲音，我不禁吃驚了。我想走近演壇去，便從兵隊和工人之間擠過，用肩膀推，用肘彎抵，開出路來，但沒有一個人注意我。待到我擠到合式前處所，一抬頭，我就吃驚得

彷彿濺了一身熱水似的了。在我的眼前的演壇上，不就站着個子並不很大，禿頭的，我在草場那裏每夜去尋訪，閒談，一同傾聽了森林的寂靜的那個人麼？

「那是誰呢？」我伸長頸子，去問一個緊抱着槍的兵卒。但兵卒默然，什麼話也沒有回答我。我只看見那兵卒的嘴唇怎樣地在發抖，怎樣地在熱烈起來。而且這熱情，也傳染了我了。

「那是誰呵？」我推着那兵的肚子，又問道。然而他還是毫不回答，只將上身越加伸向前方，傾擺着演說。我于是決計不再推他了，但拼命地看定了那知己的臉，要聽得一字不遺，幾分鐘之後，我和兵就都像生了熱病似的，咬牙切齒，捏緊拳頭，連指節都要格格地作響。那個熱識的人，是用堅固的慨祝，將我們的精神打中了。

「要暴動，最要緊的是階級意識和強固的決心，應該鬥爭到底。而且，同志們！首先應該先爲了工人和農人的政權而鬥爭……」

兵卒和工人的歡呼聲，震動了調馬場的牆壁。工人和兵卒，都歡欣鼓舞了。

「社會革命萬歲！」

「我們的指揮者萬歲！」

「萬歲！」我叫喊着，高興和驚喜之餘，不能自制了。每夜去訪的那人，他是怎樣的人呢？他

們是爲了工人階級的偉大的事業，而在含辛茹苦的。不料我在草場上，同聽了森林的寂靜的人，正是這樣的人物呵！

「列甯！」我再叫了一聲，拔步要跑到演壇去。

「我願意當義勇兵了！當義勇兵！」

然而兵卒握了我的手，拉住了。他便是我問過兩回的兵卒，用了含着狂笑的眼睛，向我吹噓道：

「同志，怎的，你莫非以爲我們是給鞭子趕了，趕去打仗的麼？」

我沒有回答他。因爲這是事實。我們眼和眼相看，互相握着拳，行了了一個熱烈的接吻。

從這天起，我就分明成了布爾塞維克，當市民戰爭時代，總在戰線上，我將先前的自由對於政治的消極主義，用武器來除掉了。

「現在是，政治在我，就是一切了！」他說着，便從靠手椅上站了起來。

「那是資產階級的消極主義和種種消極主義的遺毒。」

四

過了十五分鐘，我們就走進講堂，去聽同志羅捷阿諾夫的關於「工農團的內政狀態」的演說去了。

瑪拉式庚 (Sergei Malashkin) 是土拉省人，他父親是個貧農。他自己說，他的第一個先生就是他的父親。但是，他父親很守舊的，只准他讀聖經和使徒行傳等類的書。他偷讀一些「世俗的書」，父親就要打他的。不過八歲時，就見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萊爾孟多夫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給了我很大的印像，甚至於使我常常做夢看見魔鬼和各種各式的妖怪。」他十一二歲的時候非常之淘氣，到處搗亂。十三歲就到一個富農的家裏去做工，放馬，耕田，割草，……在這富農家裏，做了四個月。後來就到坦波夫省的「酒店舖子裏當學徒，雖然工作很多，可是他總是偷看功夫看書，而且更喜歡「搗亂和頑皮。」

一九〇四年，他一個人逃到了墨斯科，在一個牛奶坊裏找着了工作。不久他就碰見了一些革命黨人，加入了他們的小組。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時候，他參加了墨斯科十二月暴動，攻

打過一個飯店，叫做『波浪』的，那飯店真有四十個憲兵駐紮着：很打了一陣，所以他就受了傷。一九〇六年他加入了布爾塞維克黨，一直到現在。從一九〇九年之後，他就在俄國到處流蕩，當苦力，當店員，當木料廠裏的工頭。歐戰的時候，他當過兵，在「德國戰線」上經過了不少次的殘酷的戰鬥。他一直喜歡讀書，自己很勤懇的學習，收集了許多少見的書籍。（五千本。）

他到三十二歲，才「偶然的寫些作品。」

「在五年的不斷的文學工作之中，我寫了一些創作，（其中一小部分已經出版了。）所有這些作品，都使我非常之不滿意，尤其因為我看見那許多偉大的散文創作；普式庚、萊爾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甫。研究着他們的創作，我時常覺着一種苦痛，想起我自己所寫的東西——簡直一無價值……就不知道怎麼才好。」

「而在我的前面正在咆哮着，轉動着偉大的時代，我的同階級的人，在過去的幾年裏是沈默着的，是受盡了一切痛苦的，現在却已經在建設着新的生活，用自己的言語，大聲的表演自己的階級，乾脆的說：——我們是主人。」

「藝術家之中，誰能够廣泛的深刻的能幹的在自己的作品裏反映整個主人——他才

是幸福的。

「我暫時沒有這種幸福，所以痛苦，所以難受。」（瑪拉式庚自傳）

他在文學團體裏，先是屬於「鍛給廠」的，後即脫離，加入了「寸明」。一九二七年，出版了描寫一個革命少女的道德底破滅的經過的小說，曰「月亮從右邊出來」一名異乎尋常的戀愛，就捲起了一個大風暴，惹出種種的批評。有的說，他所描寫的是真實，足見現代青年的墮落；有的說，革命青年中並無這樣的現象，所以作者是對於青年的中傷；還有折中論者，以為這些現象是實在的，然而不過是青年中的一部分。高等學校還因此施行了心理測驗，那結果，是明白了男女學生的絕對多數，都是願意繼續的共同生活，「永續的戀愛關係」。珂爾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對於這一類的文學很說了許多不滿的話。

（三）這本書，日本却早有太田信夫的譯本，名爲右側之月，末後附着短篇四五篇。這裏的工人，就從日本譯本中譯出，並非關於性的作品，也不是什麼傑作，不過描寫列甯的幾處，是彷彿妙手的速寫畫一樣，頗有神采的。還有一個不大會說俄國話的男人，大約就是史太林了，因爲他原是生於喬其亞（Georgia）……也即鐵流裏所說起的克魯魯的。

村婦

王·伐佐夫

——(歷史的插話)——

一

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日，下午時候——就在這一天，就在繆邁夫 (Mudov) 的軍隊在巴爾幹連山中失敗，連繆邁夫自己，也死於食殘的強巴拉斯 (Zarabits) 所率領的希臘軍 (註一) 幫的鎗彈之下的這一天——在伊斯開爾 (註二) 左岸，盧諾勃羅特 (Lunobrod) 對面，站著從這村子裏來的一羣婦女們。她們在等候小船，輪着自己渡到河的那面去。

(註一) 高加索人之一種，大部分因為俄羅斯的壓迫，移住土耳其邊境，但其中的一部分，却又帶著土耳其來殘虐被壓迫的保加利亞人了。——譯者。

她們裏面，大多數不明白四近有些什麼事，因此也沒有什麼憂愁。符拉札（Vlaza）那邊的軍的行軍，已經繼續了兩天之久，她們却毫不覺得什麼——而且也並不荒廢了她們的家務。其實，這里是只剩下女人了，因為男人們都不敢露面。一揆者和乞開斯幫的打仗的地方，雖然離盧諦勃羅特還很遠，但消息傳來，使男人們非常恐怖。

就在這一天，村子裏到了幾個土耳其兵，爲的是捉拿可疑的人，並且盤查往來的遊客。

就在這時候，我們在購的時候，小船正在河對岸，村婦們想過渡，也正在等得不耐煩。那小船可也到底回來了。船夫——一個盧諦勃羅特人——用櫓把船定住，以免被水衝開去，於是走到岸上來。

「喂，上去，娘兒們！……趕快！……！」

忽然出現了兩個騎馬的土耳其的憲兵。他們衝開了女人們，向船上直闖。其中較老的一個，是胖大的土耳其人，鳴着鞭子，開口就罵道：「走開，改臭兒（註三）的豬羈！……滾，滾你們的！……！」

（註二）Iker，舊名厄斯珂斯（Oskos），是保加利亞國境內陀瑙（Danau）河的右

側支流之一。——原譯者。

女人們都離開了，預備再等。

「滾開去，妖怪！……」第二個喊着的，揮鞭向她們打了過來。

她們叫喊着向各方面逃散。

這之間，船夫拉馬匹上了船，憲兵們也上去了，胖子轉臉向着船夫，發怒的叫道：「一匹母狗也不准放上！……滾開去！……」他又向這邊吆喝一聲，凶惡的威嚇着。

恐怖的女人們就開始回家去了。

「大人老爺！……我懇求你：等一等！……」一個村婦叫喊道，那是慌慌忙忙的從契洛貝克（Cheloplek）跑來的。

憲兵們凝視着她。

「幹什麼事，老婆子？……」那胖子用保加利亞語問道。

跑來的是一个六十來歲的女人，高大，瘦削，男人似的眼光，臂膊上抱一個裹着破爛麻布的
孩子。

……」（註三）Gitan，或可譯為「不信者」，是土耳其人對於異教徒，尤其是基督教徒和波

斯人的罵詈語。——譯者。

「准我們過去罷，大人老爺！……准我上船罷，上帝保佑你，給你和你的孩子們贖身！」

……

「唉，你是那，伊里札？……發瘋的改奧兒！」

他認識她，因為她曾在黎洛貝克給他辦過飯食。

「我正是的，阿迦。哈其——哈山。帶我去罷，看這孩子面上……」

「你帶這孩子上那去？」

「這是我的孫子，哈其。沒有母親了……他生病……我帶他到修道院去……」

「又爲什麼呢？」

「爲了他的疼痛，去做一個禱告……」那女人懇求的說，眼光裏帶着很大的憂慮。

哈其——哈山在船裏坐下了，船夫拿了櫂。

「阿迦，看上帝面上！……做做這件好事，想一想罷，你也有孩子的！……我也要給你禱告！……」

土耳其人想了一想，於是輕蔑的說道：「上來，昏蛋！」

那女人連忙跳上船，和船夫並排坐下。船夫就駛出雨後暴漲的伊斯開蘭的濁流。沉向山崖發

面的太陽，用他那明晃晃的光輝，照得水面金光燦爛。

二

那安火的到修道院去，實在很匆忙。她雙眸上翳着癢了兩個禮拜的，兩歲的孩子，是一個孤兒，極其衰弱了。王階衣，巫婆的藥味和祝讀，都沒有效驗……連在魯拉杜的說由科，也找不出藥來了。母親的藥也給他試過，沒有用。她最大的希望，只靠着聖母。

「……到修道院給他禱告去……請道人禱告……」村裏的女人們不斷的對她說。

當安火去開鑄着錢幣的時候，她大膽的驚呼：「孩子快點醒來了的一樣。」

「現在趕快……趕快……恐怕聖母會救我們的……」

所以安火雖然痛苦，她也走了路，向「至聖處女」的契洛貝克修道院去了。

她經過海爾森，至聖處女開開走下，樹木開出現了一個服裝古怪的青年，胸前掛着瑪雅帶，手裏拿一枝槍。他的臉是蒼白，着急。

「女人，給我麵包了……我餓死了……」他對她說，一面擋住了去路。

她立刻猜出是什麼人了。那是在山崖上面的他們中間的一個。

「我的上帝！……」樞車軋得喃喃的說。

她把自己的餃子翻檢了一遍，現在才知道，她忘記了帶麵包來了……只在餃子底裏找到一點乾燥的麵包皮，她就給了他。

「女人……我可以躲在這村子裏嗎？……」

他怎麼能躲在這村子裏呢！……他們會看見他，交出他去的……況且是這樣的衣服！……

「不能的，我的孩子，不能的……」她回答道，一面滿心同情的看着他那顯出絕望之色的疲倦的臉。她想了一想，於是說道：「孩子，你在樹林裏躲一下罷……這裏是要給人看見的……夜裏來等我……」使我在這里看見你！我給你拿了麵包和別的衣服來……這模樣你可見不得人。我們是基督徒……」她加添說。

那青年的滿是悲哀的臉上，閃出希望來了。

「我來等在這里，媽媽……去罷……我感謝你……」

她看見他怎樣艱難的躲進樹林裏去了。她的眼裏充滿了眼淚。

她趕忙的走下去，心裏想：我應該來做這好事……這可憐人！他是怎麼的一副樣子呵！……恐怕上帝會因此大發慈悲，給我救這孩子的……但願聖母幫助我，使我能到修道院……仁慈的上帝，保佑他，……他也是一個保加利亞人……他是爲着信仰基督做了犧牲的……

她自己決定，修道院的院長是一個慈愛的老頭子，也是很好的保加利亞人，不如和他悄悄的商量，取了農民衣服和麵包，做過禱告，就趕緊的回來，爲還未天明之前，找到那個一投者……她用了加倍的力量，急急的前行，爲了要救兩條男性的生命。

三

夜已經將他那漆黑的翅子，展開在契列畢斯（Cherapis）的修道院上面了。伊斯開爾的山谷，陰鬱的沉臥在昏暗的天空下，河流在深處單調的呻吟的作響，想帶着沉重的澎湃，撲到高高在上的懸崖。對面屹立着烏黑的影子，是石壁……他荒涼的站着，和上帝親手安排他的山洞，他的峯巒，宿在他頂上的老鷹一同入了夢。

幽靜而寂寞的庭院，也隱隱的睡去了。

出來了一個侍者……即着又立刻走出一個道人來，披著衣服，不戴帽。

「伊凡，誰在那裏敲門呀？……」道人就心的叫道……當壁有一張牀，上面懸着與衣服

那道人就撞在高的牀欄上。

又敲了幾下。

「一定是他們裏面的人……教我怎麼辦呢？……不要放進來！……現在院長又沒有在這里，

……」

「且慢！……先問一問……」

「誰呀？」侍者喊着，向外面轉轉……這聲音很清越……個娘兒們……」

「你簡直在做夢！……一個女人去……這種時候去不是那個……就是去耳其人……」

其人……他們要在這夜裏把我們統統殺掉……他們到這里來待什麼呀？……這里什麼也沒有……我

滾有放進一個形跡可疑的人來呀……主啊，發發慈悲！」

又聽到大門外面的聲音了。

「是一個女人……她在喊的……」侍者重複說。

「你是誰呀？……」

「我們是教子，伊凡。奧洛貝克的伊里札呀……開罷……唉，開罷！……」

「你一個嗎？……」伊凡問。

「一個，帶着孩子，伊凡。開罷，上帝要給你好報的！……」

「看清楚，是不是撒謊！……」神父勸夫諦彌向侍者說。

那侍者奮勇的走近了大門，從小窗裏望出去。待到連道人也確信了在昏暗中，外面只有一個

女人的時候，他才吩咐伊凡去開門。

門只開了一條縫，遊進農婦來，立刻又關上了。

「見鬼的！你到這里來幹什麼，伊里札？……」道人懊惱的問道。

「我的小孫子病的很利害……住持神父在那里呢？……」

「增可維札（註四）去了。你找他什麼事？……」

「找他做一個請告……不過要快！……你來罷，神父……」

（註四）Berkoviza，保加利亞的市鎮，屬倫木派蘭加（Lom-Palanka）府。——原

譯者。

「什麼?!……在夜裏?!……我怎麼能救生病的孩子……」這人惱怒的吼罵着。

「你不能救，但上帝都會處置的……」

「現在睡去罷。明天早上……」

然而女人懇請着，並且固執的咬定了她的要求。

到明天早上……會怎麼樣，誰知道呢……孩子顯得很不好……病是不肯等待的……只有上帝能救。聽起來，她也願意付款子。

「你發瘋了……你逼我們，修道院在夜裏開門，好給「暴徒」衝進來，好把土耳其人招進來，消滅了教會!……」

那道人嘮叨着走到自己的小屋子裏去，但立刻穿好道袍，光着頭，回來了。

「來!……」

她跟着他走進了教堂。(註五)他點起一夜蠟燭，披上法衣，拿了日讀禱告書。

「抱孩子到這裏來……」

(註五)故事裏時常說起教堂，是指希臘加特力的教堂。保加利亞人是大批信奉希臘加

特力教的。——原譯者。

伊里札把孩子靠近了亮光。他的臉黃得像黃蠟一樣。

「可是已經不很涼了的哩！……」那道人道知說。

深沉的眼睛睜開來了，似乎要反駁這句話，燭光反照在那裏面，閃閃的好像兩顆星……

道人把法衣角放在孩子的頭上，趕快的爲他的痊癒唸過禱告，用十字架的記號給他祝福，於是合上了目讀禱告書。村婦在他手上接了吻，放上兩個別斯太爾（註六）去。

「如果他一定會活，那是就好起來的……現在到倉間裏睡覺去罷……」

于是那道人轉身要走了。

「等一等，竊夫諦彌神父……」那女人躊躇着叫喊道。

他回過來，走近她去。

「還有什麼事呢？……」

放低了聲音，她說：「我拜託你一點事……我們都是基督徒……」

那道人可是發怒了。

「你託什麼事……什麼要我基督徒……睡覺去……爐火不能熄，有人會從上面看見，來做

（註六）Bastar，西班牙和墨西哥行用的銀錢。——譯者。

客人的……」

道人所指的是「暴徒」。那女人也懂得。她的臉上露出苦惱來了。聲音發着抖：「你不要怕……沒有人來的……」

並且用了更加秘密的神情，她說：「當我走出村子，去我轉的樹林子裏的時候……」

恐怖和憤怒，在道人的打鐵的臉上一隱一現了。他明白，那女人要告訴他一點什麼危險事，於是就來打斷她。大聲的說道：「我不要聽……不要告訴我……你知道什麼，自己藏着就是……你是來把教會送進火裏去的嗎？……」

村婦還想說下去，但「聽到這些話，她就把手吞住了；她全無希望地跟着發怒的道人走到院子裏。

「但是我不在這里過夜……」她一看見道人正要指給她走往倉間的路的時候，就叫喊了起來。

道人很詫異的對她看。

「爲什麼？……」

「快走……立刻……」

「你發了瘋了嗎？……」

「我發了瘋，也許並沒有發……都一樣……我走……明天一早，我有工做呢……給我麵包罷
我餓了……」

「麵包你要多少有多少……給她，伊凡！但是我不准開大門！……」

然而這村婦固執着自己的意見。

神父講夫諦彌沉思了一下。又開大門嗎？……這是危險的……壞人會闖進來……誰知道會闖
出什麼事來呢……他即刻記得，這女人還已經看見過他們了……她會給教會招到不幸的，而且給
土耳其人知道……不成……還不如放她走，不使她在這里罷……

「那麼，走罷！……」他嘆道。

女人接過伊凡遞給她的半個麵包去，放在袋子裏，接着就抱起了孩子，走了。

大門跟着她走出就關上了，鏗的一聲下了鎖。

老伊里杜連夜趕回伊斯開爾去，「暴徒」在那里等候她。她很亢奮。她從替住持神父來招待她的神經過敏的道人那里，不能，也不敢打聽一聲有益的意見。

她爬上修道院後面的山谷的高地邊去，要徑奔那沿着伊斯開爾的小路。

星夜照出了河對面的峭壁和懸崖，白天是陰溼溼的，現在却顯着不祥之兆。

老伊里杜的眼裏和心中，都充滿着不安和恐怖，就什麼都見得顯着不祥之兆了。待到她走上高地時，便疲乏的坐在一株大榆樹下的冰冷的地面上。

遠山中的荒地隱隱了……爲荒涼所特有的一種寂靜，籠罩了宇宙，只有波濤在那里的深處奔騰，那上面屹立着毫無燈光的修道院的屋宇和屋頂。

從右邊傳來了虛諦勃羅時的犬吠聲。

她由地上站了起來，但又不敢經過村莊，便繞到懸崖的左邊，於是急急的跑進了荒地。

她立即望見伊斯開爾了。小船泊在岸邊。伊里杜走近板棚去，向來是船夫就睡在那裏面的。其中卻沒有人，顯見得船夫也怕在這里過夜了。

她覺得沒有了主意，她走向小船去……伊斯開爾在嚇人的奔騰……她看看濁流的昏聩的影子……她打了一個寒慄

……等……她決不願意這樣子，雖然盧諦勃羅特的雄雞叫，已在報
將近的黎明……

她應該怎麼辦呢？……她敢獨自渡河嗎？……怎樣使橋，她是常常看見的……這出路她覺得非
常危險，然而，如果她和那等在那里，快要死于飢餓和不安的一揆者相見，却也不能選擇了。
她把孩子放在沙灘上……她不大想到倦了……彎了腰，去解那把小船繫在樹樁上的索子。她
發抖了。原來那索子不單是繫着，却用一把大鎖鎖住的……這是土耳其人所做的事，意在阻礙夜
裏的行人。

她發着抖，站在那里……

盧諦勃羅特的雄雞叫，越來越多了……天在東方顯了淡淡的顏色……再一兩點鐘就要開始黎
明了……

她絕望的喘喘起來，竭了全力，去破壞大鎖或是弄斷那索子。然而這一件也和那一件相同，
都是一個不能夠。

她發熱的，喘息的直起身，絕望的站着……

忽然她又第三次彎下腰去了，用兩手抓住了樹樁，想把她拔起……但樹樁釘得很深，好像鐵

鏢的一樣……

她兩倍，三倍了努力……給太陽曬黑了的臂膀下着死勁……她的筋肉賽過了鋼鐵的力量和堅韌……骨節寫着過度的用力在發響，熱汗在她的臉上奔流……

氣急，疲乏，彷彿她砍倒了一大車的樹木，直起身來，呼吸一下，就又抓住了樹樁，用了新的力氣和陰沉的固執，從新向各方面搖動，要拔起牠……

她那年邁的胸脯喘息得噓噓作響……兩腳陷在沙地裏，一直到了腳踝，在半個鐘頭的可怕的鬥爭之後，這地方動了起來，泥土發了鬆，她終於做到，把樹樁從地上拔出了。

橐子在夜靜中鈍重的發響……

伊里札放心的歎一口氣，疲乏的倒在沙灘上。

停了一會，小船就載着老伊里札，孩子和樹樁，浮在湍流上面了……

五

伊斯開爾立刻出了狹窄之處，向低下面平坦的兩岸間直湧下去。

小船就乘著急流而行，不再聽這老農婦的生疏的手裏的槓棧的操縱。因此比平常停泊的處所已經駛過的很遠了。伊里札只好用盡力量，不給他回到她曾經上船的那一岸去。

一個有力的洪流，終於將小船送到對面，那女人用了最大的努力，總算靠了岸。

她上了陸，抱著孩子……攀上高地，向樹林跑過去。

當她走近那曾經遇見過一揆者的地方的時候，只見有一個男人影子在樹幹之間隱現。她知道這就是她在找尋的。

一揆者也走近她來了。

「晚安，我的孩子……這是你的……」

和這句話同時，她就遞過麵包去，她很明白，他現在是最要這東西了。

「謝謝你，媽媽……」他萎靡不振的回答道。

「等等……穿上這個……」她又交給他蓋着孩子的衣服。

「這是我偷偷的從教堂裏帶來的……上帝寬恕我……我造了一回孽了……」

伊里札從牆上取了這衣服來，原以為是侍者的東西。但一揆者穿在身上的時候，她這才詫異的看明瞭，竟是一件道袍！

「那個是像一掃帚……我先來暖一暖……」青年說，就披上了又乾又暖的衣服。他們一同的走着。

「接着默默隨隨喫東西……他凍得在發抖，也跟蹤得很利索。他是一個大約二十來歲的青年，瘦削，長得高大。」

因爲不去打擾他飢餓者的平穩，女人沒有問他是什麼人，從那里來——她自己也不過低聲的說話——然而好奇心終於變她開來了，她就問：他是從那里邊來的。

他告訴她，他並不是從山裏，倒大抵是從平野裏過來的。在那一夜，在威司烈支（Veths）的葡萄山裏，給人和自己的部隊截斷了。他從那地方竄走，遭了很大的恐怖，冒了各種的危險，這才換到這里來。他兩整天和兩整夜沒有吃東西，他支撐的走得怎樣疲乏，兩隻腳都受了傷，發着熱……現在他要往山裏去，在那里找尋伙伴，或者自己躲起來。

「我的孩子，你實在走不動了……」那女人說——「把鎗交給我罷……你就輕鬆一點了。」她用左手承接了他的鎗，右手抱着孩子。

「來，來……」麥根你用力氣來罷，我的孩子……」

「現在我到那里去呢，媽媽……」

「你怎麼那麼愛哭？家裏去呀……我還是……」

「這真是真的嗎？……媽媽，我感謝你，你是好的，媽媽！……」那青年感激得流出眼淚來，

雙下幾乎把吻子她抱著孩子的那隻瘦削的手。

「那青年因為害怕，現租不到外頭來，如果給他們知道，是會把我活活的斃死的……」那村
「……但我怎麼能放下你呢……你逃不掉……乞開斯人住捉你——上帝得懲罰他們——在村
子裏呢？他們也……這條件麼要這樣呢，孩子？……就是毀滅了這可憐的地方，也沒有什麼了不得
罪於他們像小雞一般的殺掉你們……可是你也再沒有力氣往上走了……」

「不過聽說整頓左手握在右手裏，就用手支撐了他的臂膀。」

他們在薄樹林裏，越發越深了。繞過樹間，望見天空的東邊，逐漸的發白……契洛貝克的雄
鷹，漸漸顯得分明……天上的星星褪色了。

「已經到了黎明，他們……照平常的走法——離村子却還有半個鐘頭的路，——但條一投箸的
那麼走，可是這兩個鐘頭也還是走不到的。」

「好容易帶著全副情願來背他……」

他向那商翁看了看。

「天寒了，罐子……」他的聲音放高了一點。

「這可憐……我們不能接時走到……」那女人悄悄的說。

他們又走了一段路。

從外面已經傳來了人聲。

村婦站住了。

「這可去不得了，我的孩子……得想一點別的什麼法……」

「你想怎樣呢，罐子……」青年問道，看着他的母親，親戚，他的恩人和他的神明的這不

相識者！

「你在樹林裏躲到夜……天一暗，我就來等候你……在這里……這麼一詭，你就躲到我的家

裏去……」

青年很相信，這條出路是要算最好的了。村婦就又交還了他的鎗。

於是他們作了別。

這時伊里扎摸了一摸孩子。她哭起來了……

「剛給孩子，我的孩子……可是死在呀……小手像冰一樣了！」

話。

「投資者站定了，彷彿瀕着昏迷……村婦的悲痛抓住了他……他想要動動身……」

現在他知道，這崇高的女性，那魂靈已被大悲痛所碎滅，他不能再望見她……

「阿，孩子！……我的親愛的孩子！……」那可憐人嗚咽着，穩定了他的心……

明明白白，一切希望都被捨去了，一投資者走進樹林的深處去。女人內心的痛苦……

而叫喊道：「我的孩子……要戴的好好的……到晚上……我在這里見你……」

伊里就也走進樹叢裏，不見了……

六

一到早晨，天空中浮上五月的太陽來了，在幾天的陰晦和下雨的日子之後，晴朗而且發輝。

美麗的，延長的城谷，從希錫曼的腳下開展，裝飾着春天的豐收，像個想似勝地……

流所匯貫，在太陽光中洗沐。

這里——在希錫曼的巔頂畢，河流却盡窮委頓（註七）結束了。行程是經過……

無數連山的曲折，忽而從險峻的，滿是深溝的峭壁間飛過，忽而在渾身鋼火鎗聲石奔雷聲中，驚愕地湧成幻想的宮殿和尖碑，在嘲笑者五行和時光之力。

太陽剛露到他平線上，土耳其的騎兵就在路生出現，他前後面圍着他在未幾是開的，他新兵，望不見繁末，騎兵和步兵，立刻到了伊斯開爾，架住了，（註八）帶着各種的武器。

正式的步兵大約有三百人；他們前面走着排希——薩蘇克斯，（註八）帶着各種的武器。其餘——大部分都是這些——是乞開斯人，也同是各式各樣的武器。

步頭之後，騎兵就使乞開斯人前進，自己却留在旁邊。這些騎兵擾擾的人們，是在一個有名的乞開斯人的指揮之下的，這就是德意志的，（註九）

的，渴血的高加索的強盜。昨天就由他的手裏，（註十）

強巴拉斯騎在馬上，對着樹林，揮一揮，（註十一）

樹林的左邊屹立着銀險的山巒和峽谷，右邊是裂谷，（註十二）

（註七）Odyssee, 希臘詩人 Homere 的荷馬的詩，（註八）Bas-Bonks (笨頭)——非正式的土耳其步兵，（註九）

事訓練——原譯者。

山背脊，在山坡上，看見樹木之間有一所惟一的牧人小屋，是牠的主人新近搬來的。

眼睛都向着深邃的，空虛的，寂靜的樹林，那裏面藏着一揆者。

但那隊卻找不着他。

這夜裏從符拉扎來了報告，說在天明之前一點鐘，有一隊叛徒（註九）由山上竄入這森林中，確係要在渡過那斯開爾之後，躲進斯太拉·普拉尼太（Sara Panita）的廣大的巴蘭（Balana）去。

因為昨天的勝利，兵們都興奮而且驍勇，等候着命令，這時強巴拉斯剛剛下了馬，帶着幾個優秀的排爺——薩蘇克斯的關於衝鋒的方法和手段的忠告。

他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人，深的皮色，高大，黑鬚，身穿一種五光十色的乞開斯衣，從頭頂一直戴到雙腳。他那貪婪的，狹野的兩眼，在高高的乞開斯帽子底下發光。

就在這一瞬間，小屋裏開了一聲槍，羣山就起了許多聲音的回響。

「叛徒們！……叛徒們！……」人們叫喊道。

（註九）凡努力於解脫土耳其的霸權的革命者，土耳其人皆謂之叛徒（Kominia）。

——源譯者。

大家的眼睛都向小屋注視，但只見那門口有一縷硝煙，輕微的早風把牠吹到枝梢上去了。

驚疑了一瞬息，於是全部隊一齊開火了，樹林裏也起了無數的回響。

但忽然間，有大聲出於樹叢中：「強巴拉斯！」……強巴拉斯中彈了！……」

強巴拉斯確是躺在地面上……他跌倒了，一粒鉛彈穿過了他的額子，噴裏湧出鮮血來。從小屋裏飛來的槍彈，打中了他了。

這消息傳佈了開去，兵們立刻非常害怕……全部隊紛紛避散了，誰都捨命的竄躲。

頭領的死亡很快的就運走。騎兵也接着不見了。

然而從樹林裏，也沒有再開第二槍。

過了許多時候——由箭貫四近的寂靜和非常的沉默斷定，一隊者應該已經進進山裏去——一羣乞開斯人就大家商量，衝到樹林裏去觀察他一下。

他們只在一株柳樹底下，發見了一個暴徒的屍骸……那是三十來歲的人，黑鬍鬚，用布裹著一隻腿上的傷口。

乞開斯人確切的相信，一隊者是逃在山裏了。

自從離退夫戰死之後，他的部下的一部份——就在那一條懸崖上，英雄的貝拉

(Hob) 的領導之下，躲在山裏面。他們整夜的在樹叢裏逃行，終于是疲乏的，飢餓的，半睡半醒的，到了麥洛貝克的林子裏，於是真的死一般的睡著了，也不再管會有人發見了他們的踪跡。

乞爾斯人的一致檢驗，偶然打死了貝拉。卻沒有找到另外的犧牲。

但當乞爾斯人翻進小屋裏去的時候，他們可又看見了一個死屍。

「一個牧師！……一個暴徒！……」乞爾斯人這裏的喊道。

一個沒有鬍子的青年躺在那地方，頭上中了一粒彈。

他身穿一件道袍，那道袍的開口之處，卻露著一綉者的渾身血汗的衣服。從給烟燻焦的傷口露起來，就知道他是自殺的，在他打死了強巴城斯之後。

這回是違反了他們的習慣，赫希——譚蘇斯克不再割下一綉者的頭來，藏在竿子上，迎來迎去，作為勝利的標記了……頭領的死，在他們算不得勝利。

他們只好燒掉小屋，把死屍拋在那裏面來滿意。到得晚上，當爾威士耳其兵殺害了十三個走下山來，回到伊斯開實去的一綉者的時候，也還在吸著煙。

伊里札也早已死掉了。但半死的孩子卻活著，現在是一個壯健的，能幹的漢子，叫賴P少。

那亡故的祖母，先前如果給他講起這故事來，她總是接着說，她可不相信他那神奇的盜靈，是很會氣腦的道人的隨隨便便的謠告，見了功效的，由她看來，倒是因為她做不到，然而她一心要做到的好事好報居多……

在巴爾幹諸小國的作家之中，伊凡·伐佐夫（Ivan Vazov 1828-1921）對於中國讀者恐怕要算是最不生疏的一個名字了。大約十多年前，已經介紹過他的作品；一九三一年因，孫用先生還譯印過一本他的短篇小說集：論嶺記，收在中華書局的新文藝叢書中。那上面就有關於保加利亞文學和關於伐佐夫兩篇文章，所以現在已經無須贅說。

村婦這一個短篇，原名保加利亞婦女，是從萊克爾世界文庫的第五千零五十九號薩典斯加（Marva Johns von Szakanska）女士所譯的選集裏重譯出來的。選集即名保加利亞婦女及別的小說，這是第一篇，寫的是他那國度裏的村婦的典型：迷信，固執，然而健壯，勇敢；以及她的心目中的革命，為民族，為信仰。所以這一篇的題目，還是原題來得確切，現在改成「熱」而不「信」，其實是不足為法的；我譯完之後，想了一想，又覺得先前的過於自作聰明了。原作者在結束處，用「好事」來打擊謠告，大約是對於他本國讀者的指點。

我以爲無須再來說明。這時的保加利亞是在土耳其的壓制之下。這一篇小說雖然簡單，卻寫得很分明。出處固的確方，人物，也都是真的。固然已經是六十年前事，但我相信，牠也還很有動人之方。

在沙漠上

口·倫文

——

夜曉，是在博營的周圍燃起火來，都睡在帳裏。一到早晨——飢餓的與很狠的人們，便又沙步向前進去了。人數非常之多。等於曠野之沙的雅各的苗裔——無畏的以色列的人民，怎麼算得完呢。而且各人還帶着自己的家畜，孩子和女人。天熱得可怕。白天比夜間更可怕。這怎樣呢，就因為在白天，明晃晃地洋溢着金色的滑澤日光，那不斷閃光輝，似乎反而覺得比夜暗還要可怕。

可怕，而且無聊。此外一無可做——就單是苦路。不聽其火爐一般灼熱泉和飢餓相空虛的憂愁，為要尋些事給粗獷的毛氈的手來做，於是互相偷家具，偷皮革，偷女人，又互相殺傷。

殺却。而又從此發生了報復，殺却那會殺倫兒的人。沒有水，卻流了許多血。在所向的遠方，是橫着哺乳和蜜的國土。

毫無可逃的地方。凡落後的，只好死掉。而以色列人，是向前向前的爬上去了。後面爬着沙漠的獸，前面爬着曙光。

殘廢已經沒有。被太陽曬殺了。凡留下的，只是張着黑傘的強健的身體，喫喝的懸空如網的臉，單知道走路腳，和殺生，割肉，在牀上擁抱女人的手罷了。在以色列人之上，站着大悲而耐苦，公平而好心的真的神——這是正如以色列族一樣，黑色而多鬚的神，是復讐者，也是殺戮者。在這神和以色列人之間，則夾着廢廢的，無鬚的，滑澤，然而可怕的太空和爲靈靈所懲拘摩西——他們的指導者。

一一

第六天的傍晚，總要吹起角笛來。於是以色列人便走向集會的幕舍（猶太的神殿）去，羣集於麻織和雜色毛繩織出的，大的天幕的面前。祭壇旁邊，站着黑色多鬚的祭司長亞倫，穿了真貴

的被屨——叫着，哭着。在那周圍是子和孫，黑臉多鬚的利未族，穿了紫和紅的衣——叫着，哭着。穿着山羊皮裝的黑色多鬚的以色列人——餓而且怕，但叫着，哭着。

此後是裁判了。高的壇上，走上聖靈所應的摩西來。和神交談，而不能用以色列話來講的。在高壇上，他的身體圍圍阿裏，從嘴裏噴出白沫。而和靈白沫一起，還發出什麼莫名其妙，然而可怕的聲音。以色列人怕得發抖，哭臉了。於是靈雨水灑了。有罪者也懺悔，無罪者也懺悔。因爲害怕了。已驚悔者，被擊以石。於是又向乳室噴吐的靈所，步步前進了。

三

角笛發聲的時候——

——金，銀，銅，青紫紅等的毛織，麻線，山羊毛，染紅的公羊皮，羶皮，舍斯樹，用於膏油和頹郁的香之類的香料，寶石——

——將這些東西，以色列人攜帶在手裏，跑向吹角的幕舍去。於是亞倫，和他的子，孫，和利未族的利未族等，便收去這樣的貢獻。

沒有金，紫的礦品，寶石這些東西的，便帶了盆，盤，碗，灌食用的水瓶，最好的香油，最好的葡萄和麵包，加了醋素的麵包和不加的麵包——和塗了香油的餅餌，羊，小牛，小羊，雞，羔羊，連香油，葡萄，家畜，器具都沒有約——就應該被殺。

四

已經沒有了走路之力的時候，沙格脚底而太陽炙着香腸的時候，不得不喫驢馬的肉而喝驢馬的尿的時候——那時候，以色列人走到摩西那里，哭着威逼了——

「究竟是誰給我們喫肉，喝水的？我們還記得在埃及喫過的魚。也記得王瓜，甜瓜，酸葡萄，大蒜。你要帶我們到那裏去呢？流着乳和蜜的國土，究竟在那里呢！說是引導我們的你的神，究竟在那里呢？我們已經不願意害怕這樣的神了。我們要回埃及去了。」

以色列人的指導者，聖靈附體的西，在壇上打旋子。從那嘴裏，噴出白沫來，漏了莫名其妙，然而可怕的言語。哥哥亞倫穿着紫和紅的衣，站在旁邊，威嚇似的大叫：「將吐不平約去殺掉！——於是吐不平的，被殺掉了。」

然而，即便以色列人還是不平，叫道：「豈是將我們帶出了埃及的地方還不够，且要在這樣的曠野中殺掉麼？豈不是沒有帶到流乳和蜜的國土裏麼？豈不是沒有分給有囑咐的田地麼？我們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呢——那時候，亞倫就向自己勒魏屬利未族說：「殺出劍來，把這民中走罷！」於是利未族的人們拔出劍來，通過人民中，走了，而凡有站在當路的，都被殺掉，以色列人哭喊了。這爲什麼呢？就因爲摩西和神交談，而利未族是有劍的。

從此又離開露營，向着流乳和蜜的地方前進。這樣，半歲正頭以色列人，便慢慢地，以色列人正如年歲，慢慢地爬去了。

五

途中倘或遇見別的種族和人民，便殺了那種族和人民。完全是野獸似的，貪婪地撕碎了。撕碎了又前進。從後頭應來着熱烈的獸。恰如以色列人一樣，貪婪地撕毀了被殺的人民的殘餘。

以東族，摩押族，亞摩利族等，都被滅絕於沙漠裏了。裝束被毀，祭壇被拆，草木被砍倒，更沒有一輛生存的人。財寶，家獸，女人，都被掠奪了。安火夜裏被玩弄，山嶺靜寂。

就被殺掉了。存活的還敲開肚子，拉出腸兒來。女人留到早晨，一到早晨，就被殺掉了。無論甚麼家財，是家畜，是女人，凡美好的都歸利未族。

六

年歲正好以色列人，慢慢地瘦。饑餓和渴極和恐慌和憤怒正如年歲和以色列人，慢慢地肥去了。角笛雖響，已沒有途徑響金銀東西。以色列人殺了自己的家畜，送到亞倫和他的親。利未族那裏去。空手而來的呢！被殺掉了。以色列人漸漸常在摩西的處所，叫喊，鳴不平。但利未族的人們更是常常挨了類，在人民之間強逼了。這樣子，前孩子們，年歲，恐慌，飢餓，極生長起來了。

七

當有了這樣的事，以色列人選着米甸人，起了大激戰。亞倫子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帶着

以色列軍隊前去了。聖器和鐘鼓在他的手裏。以色列軍終於戰勝了。勝而隨意狂暴了。到得後來，是分取家畜和女人。最好的畜羣和最美的女人，歸於祭司長之孫非尼哈。

然而第二天早上的事了。非尼哈任意玩弄了女人，於是就要殺掉她，捏了劍。但女人赤條的騎着，非尼哈到底不能殺掉她。他走出帳篷，叫了奴隸，遞給劍去，這樣說，「進帳篷去，殺掉那女人！」奴隸說着「唯唯，我去殺掉女人罷。」走進帳篷裏去了。過了好一會，非尼哈又向別一個奴隸說，「進帳篷去，殺了那女人和向女人睡着的奴才來。」這將一樣的話，說給了第三，第四，第五的奴隸。他們都說着「唯唯，」走進帳篷裏去了。過了好一會，走出帳篷來的却是一個也沒有。非尼哈走進帳篷去一看，奴隸們是殺掉了倒在地面上，最後進去的和女人在睡覺。非尼哈取了劍，殺掉奴隸，也要殺掉那女人。然而女人是赤條條的騎着。非尼哈不能殺，走出外面了。而且騎在幕會的門口了。

八

於是以色列人中，開始了可怖的癡瘋的發作和淫蕩。這非他，女人，童子在林上，以色列的屍

他們便在帳幕的門口交戰，勝者就和她去睡覺的。而這一間帳幕外，便又被別個殺死了。

日子這樣過去了。日之後來了暗，暗之後來了日，日之後又來了暗。麵包沒有了，然而誰也沒有餓不平；水沒有了，然而誰也不口渴。

第六天的傍晚，角所沒有吹起來。以色列人不到蔣舍齊爾去，却聚在以色列亞撒之子非尼哈的帳幕旁邊了。然而非尼哈，是躺在帳幕的門口。

第七天的安息日也過去了。但以色列人既不向神殿去，也不送貢品來。利未族的人們前來覲見女人，但他們也互相殺起來，勝者和女人一同睡覺了。

聖靈所靈的摩西，在壇上打旗子，噴白沫，吐咒罵了，然而誰也不聽他。

以色列亞撒之子非尼哈是躺在帳幕的門口，然而誰也不看他。

以色列的一行，已經不想進向流乳和蜜的國土去，在一處半地停下了。從他們後面起來的沙漠的獸也堵住了。時光也停住了。

九

這是第十天。女人終於出了帳篷，把赤條條地在營寨之間走起來。以色列人跟着在沙上爬來爬去，吻接她的足迹。於是女人說了：「你們毀掉那樣的發臭，給非基抹的主造起祭壇來罷。因為這是真的神呀。」以色列人便毀了自己的神的發臭，給非基抹的主，造起祭壇來。女人走向那會那面去了。但幕舍的門口，是輪着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女人也不能決意走進帳篷去，但是這樣地說：「爲什麼像曠野的狗一樣，輪在這樣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帳篷，和我一同睡覺去罷。」又這樣地說：「大家都來打這漢子呀。」於是西緬族的首領撒路之子心利，前來以脚踏非尼哈。女人走進帳篷去了。撒路之子心利也跟進去了。

是這晚上的事。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站了起來，走向自己的帳篷，要和女人去睡覺。以色列人看見非尼哈到來，都在前面讓開了路，非尼哈走進帳篷去了。——在手裏有一桿槍。一看，女人是赤條條地躺在牀上，上面是撒路之子心利，也是赤條條。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就在那屁股上邊，用槍刺下去了。槍從那肚子刺透女人的肚子，穿在牀上。那時候，非尼哈將帳篷拆開，一看見女人和撒路之子心利赤條條地躺在牀上，以色列人便大聲哭叫起來。祭司長亞倫子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便離開這里，輪在幕舍的門口了。

是第二天早晨的事。已經沒有肉，沒有麵包，也沒有水了。而飢餓和恐怖和憤怒，是壓倒了以色列人走到聖靈所覆的摩西那里，這樣說——

「究竟是誰給我們喫肉，喝水的？我們還記得在埃及喫過的魚。也記得王瓜，番瓜，藕，蘆，大蒜。爲什麼你要帶我們到這樣的曠野裏，殺掉我們和牲畜的呢？豈不是沒有帶到流乳和蜜的國土裏麼？我們不去了。不去，不去了。」

於是和神交談的摩西，在壇上打旋，作爲回答。從那曠裏，噴出白沫來，覆了莫名其妙的咒罵的話。祭司長亞倫就站起，對利未族的人們這樣說：「拔出劍來，插過了營寨走罷。」於是利未族的人們拔出劍來，通過營寨走去了。而站在前頭的，是統被砍死了。

是這晚上前事。以色列人終於離開營盤，向着荒亂和瘴的國土，爬上去了。在荒原，慢慢地爬着時光，從後面，慢慢地爬着沙漠的獸和黑暗。

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走在最後面。而且一面走，一面回頭，一種甚麼的回頭。而後面，是女人和兩組族的首領撒路之子心利，赤條條地被刺連在帳上。

以色列人和時光和濃乳和蜜的國土上面，是站著——恰如以色列族一樣，色澤而多顯精神，是復讐者，也是殺戮者，太甚而耐苦，公平而博愛，是即禱。

倫支 (Lov Lun) 的『在沙漠上』，是出於米列正夫的『勞聲亞西亞爾說集』，原譯者還在卷末寫有一段說明，如下：

「年青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之中，最年幼的可愛的作家萊夫·倫支，爲病魔所苦者將近一年，但至一九二四年五月，終於在漢堡的病院裏去世了。享年僅三十二。當剛離開人生的第一步，創作方面也將自此從事于瓦切的工作之際，雖有豐饒的天稟，竟不復很稱欣賞而去世，在俄國文學，是可以說，殊非微細的損失的。倫支是充滿着光明和歡喜和清涼的力的少年，常常與除朋友們的沉澱和恐懼和疲勞，當無望的隱息中，深勉力奮和奔望去，而振起新的勇氣中的『橫杆』。別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一接他的紙報，便悲泣如失而離，是不復無故的。」

「性情如此的他，在文學上也力斥那暫時代俄國文學特色的沉重的憂鬱的形底的傾向，而于適合現代生新蒸騰的動底的突進態度，加以驅揚，因此他趨趨於研究神馬和詞賦發生，

竭力要恢復那傳奇底冒險的作風的真諦，而發見和新的時代精神的合致點。此外，則西班牙的騎士故事，法蘭西的樂劇，也是他的熱心研究的對象。「勳」的主張者倫支，較之小說，倒在這方面覺得更加加意。因為小說的本來的性質就屬於「靜」，而戲劇是和這相反

的。

「在沙漠上」是倫支十九歲時之作，是依「舊約」的「出埃及記」寫，提出和初革命後的俄國相共通的意義來，將聖經中的話和現代的話，巧妙調和，用了有強力的權威底的文體，加以表現的。凡這些處所，我相信，都足以窺見他的不平常的才氣。

然而這些話似乎不免有些偏愛，據瑪喇教授說，則倫支是「在一九一二年二月的最後大的法規制定期，登記期，其營業整理期中，逃進「殺拉比翁的兄弟們」的自由的懷抱裏去的。」那麼，假使尚在，現在也決不能再是那時的倫支了。至于本傳的取材，則上半集中在「出埃及記」，而後來所用的却是「民數記」，見第二十五章，殺掉的女人就是米甸族首領蘇旬的女兒哥斯比。篇末所寫的神，大概便是作者所看見的俄國初革命後的精神，但我們也不要忘記這觀察者是「殺拉比翁的兄弟們」中的青年，時是革命後不多久。現今的無產作家的作品，已只是一意擴張工作，屬望將來，和那色墨而多疑的鬼神，面目全不相同了。

飢 饉

(「某市的歷史之一」)

五·五·薩爾蒂柯夫

千七百七十六年這一年，在古爾波夫(註一)市，是以大言大利的「開場」，以前的整六年，市裏既沒有火災和凶荒，也沒有人們的時症和牲口的惡疫，市民們以爲編年史上未曾寫過的這幸福，乃是市長彼得·彼得洛維支·菲爾特活息兼以長長的行政之賜，原也一點不錯的。的確，菲爾特活息兼的辦事，是既質朴，又簡單，至于使編年史家特筆敘述了好幾回，作爲在他的治世中，市民之所以非常滿足的當然的緣故。他什麼也不多事，只要一點年禮就高興，還喜歡到酒店去，和店主人閒談，每天晚上，披着油漬的襖衣站在市長門的大門口，也和下屬門紙牌。他愛吃油膩，也喝酸湯，還愛用「喂，朋友」這種親膩口氣來裝飾自己的言語。

「喂，朋友，躺下來，」他對着犯了事，該打板子的市民也這麼說。或者是：「喂，朋友，

(註一)「愚蠢」的意思——譯者。

你得賣掉那條牛了，年禮還欠着呢。」

因為是這樣，所以在市公團選舉的兌，由格羅德公爵的無孔不入的行政之後，這老旅長的平和的統治，就令人覺得實在是「幸福」的「植得用驚」的了。古爾波夫的市民這才吐出了滿肚子的悶氣，明白了「不是高壓的」的生活，比起「高壓的」的來，真不知要好到多少。

也不看操，也不再團兵來操練，但這些都由他——古爾波夫的市民說——託那長夫人的福，卻給我們也以世面了。現在是即使走出門外面，要坐，坐着也可以，要走，隨便走也可以，可是先前是多麼嚴緊呵。那樣的時代，是已經過去了。

然而，到了旅長菲爾特活息無珂治世的第七年，他的脾氣竟不料起了大變化。先前是那麼老實，至于帶點懶惰的上司，這回卻突然活動起來，發源出些頂熱的性子來了。他脫下六年來油漬的襯衣，穿上堂堂的軍服，到市上來聽差，再不許市民們在街上漫不經心，要翻起空惹着兩邊，緊張着。他那無法無天的專制，是幾乎要擱置起來了的，但聰明的市民們習慣將要驟烈之際，就恍然大悟：「且慢，諸位，就是做了這樣的事，也不會有好處的。」這才論而沒有什麼了。

旅長的性格的突變，然而是有原因的。就爲了市外那伙惹那那，八廷一村的百姓的老裏裏

面，有一個名叫亞梨娜·阿息波華的出名的美女。這女人，是具有俄羅斯美人特有的豐姿，且更一看見，男人並不是煽起了熱情，卻是全身輕輕的滑過下去的。身中，肉影，雪白嫩皮膚上，帶一點微紅，眼睛是灰色凸出的大眼，表情是似乎有些不識羞，卻又似乎也有些羞。肥厚的櫻唇，分明的濃眉，拖到脚跟的密密的淡黃色的頭髮，彷彿小鴨似的在街上走。她的丈夫特米志里·卜羅河非耶夫，是趕馬車的，恰是一個配得上她的年青的可愛的出色的漢子。他穿著絨呢絨的沒有袖子的外套，戴着狎孔雀毛的絨帽。特米志里迷著亞梨娜，亞梨娜也迷著特米志里。他們倆常常到近地的酒店去，那和陸地一同唱歌的樣子，是令人見了也開心的。

但是，他們的幸福的生活卻不長久。千七百七十六年開頭的有一天，那兩人拿著休息時候的驕傲酒店裏，旅長走了進來。走了進來，喝乾一瓶燒酒，於是問店主人，近來酒客可有增加之數，在這一忽，他就看見了亞梨娜。旅長覺得舌頭在喉嚨上粘住了，但究竟是老實人，似乎連這也不好明說，一到外面，便設法招了那女人來。

「怎麼樣，美人兒，和我一起好好的去過活去罷。」

「胡說。我頂討厭你那樣的禿頭，」亞梨娜顯出不耐煩模樣，看看他的眼睛，說，「我的男

（註二）「禿頭」的意思——譯者。

人，是好男人呀！」

兩個人來回了幾句問答，但是沒有味兒的問答。第二天，旅長立刻派兩個騎兵到特米志曼，卜羅河非耶夫家去把門，命令他們兩個要管得緊。自己是穿好軍服，跑到市場，爲了要糊塗自己，慣於嚴肅的行政，看見商人，便大聲喝罵道：

「你們的頭兒是誰呀，說出來。莫非想說我不是你們的頭兒嗎？」

但是特米志曼，卜羅河非耶夫怎麼樣呢，他如果趕快屈服，勸勸他老婆，倒還好，然而竟相反，說起不中聽的話來了。亞梨娜又拿出鐵叉來，趕走了廢兵，還在市上跑着叫喊道：

「旅長這東西，簡直像具蟲似的，想應進有着丈夫的女人這里來！」

聽到了這樣的名譽的旅長，悲觀是當然的。然而正領自由思想已在洗布，居民裏面，也聽見議會政體的聲音的時光，雖是老旅長，也覺得了與用自己的權勢來辦的危險。于是他扭集了中意的市民們，簡單地說明了事情之後，馬上要求召開着不奉長官的命令的兩個人。

「請你們去查一查，」他揮着坦白的態度，申明說，「每一個人，應該給多少錢才是呢，全聽你們的決定。現在是誰都有自己的意見的時候了呀。我聽一兩，只要執行答覆就罷了。」

中意的人們便來商量，微微的嘆了一陣，回答道：

「對這兩個壞蛋，該給他們天上的星星一樣數目的鞭子罷。」

旅長（編年史家在這裡又寫道：「他是有如此老實的。」）於是閉手來談天上的星星，但到得一百，就弄不清夢了，只好和護兵商量怎麼辦。那受商量商護兵，回答是：「天上的星星，多得不知道有多少。」

旅長大約很滿足了這護兵的回話。因為那魏鐵和米吉加（註五）受過禮節，回到家裏來的時候，簡直像爛醉似的歪歪邪邪了。

但是，雖然喫了這樣的苦頭，亞梨娜卻還是不屈服。借了編年史的話來說，那就是「該婦離家旅長之鞭，亦未能發明有益於己之事。」她倒更加憤激了。過了一禮拜，旅長又到酒店來，抓住她說：

「怎麼樣，小蹄子，發了沒有？」

「這不要臉的老東西！」她罵了起來。『難道我的××還沒有看够嗎？』

「好，」旅長說。

然而老年人的執拗，竟使亞梨娜決了心。她一回家，什麼事也不做，過了一會，便伏在男人

（註三）特米志里的愛稱——譯者。

那里，嘩嘩吁吁的哭起來了。

「可還有什麼法子嗎？難道我總得聽旅長的話嗎？」她嗚咽着，說。

「敢試試看，我把你的頭碰得粉碎！」他的男人米卡（註四）剛要上炕上去取檯燈，忽然好像想到了什麼似的，全身一抖，倒在長被褥子上，喊了出來。

米吉加達命的嗷嗷；吶嗚什麼呢，那可不知道，然而，總而言之，這是對於上司的暴動，卻明明白白的。

一看見他的暴動，旅長更加悲觀了。暴徒即刻上了銜，捉進警察局裏去。亞梨娜好像發了瘋，闖進旅長的房裏去了，但能懂的話，却一句也不說。只是撕着自己的衣服，無緣無故的嚷：

「嚇，狗子，吃罷，吃罷，吃罷！」

但是，奇怪的是旅長接了這樣的罵，不但丕生氣，却裝作沒聽見，把點心呀，雪花膏的瓶子呀，送給了亞梨娜。見了這贈品的亞梨娜，便完全失掉勇氣，停止嗷嗷，幽靜的哭起來了。旅長一看見這情形，就穿着耐新的軍服，在亞梨娜面前出現。同時也到了團長的來裏的僕婦頭目，開始來勸亞梨娜。

（註四）也是特米志里的愛籍——譯者。

「你怎麼說這樣的沒有決斷的呀，想一想罷，」那老妻子說些甜蜜的話，「你只要做了旅長的人，可就像用蜜水在洗澡哩。」

「米吉加可憐啊。」亞梨娜回答說，那音調已經很無力，足見她已在想要屈服了。

恰在這一夜裏，旅長的家裏起了火。幸而趕快救熄了，燒掉的只是一間在祭日之前，暫時養著豬子的廚房。然而也疑心是放火，這嫌疑，當然是在米吉加身上的。而且又查出了米吉加在警察局裏請看守人喝酒，這一夜曾經出去過。犯人馬上被捕，加了嚴審，但他却否認了一切。

「我什麼都不知道。知道的只是這老畜生，你偷了人家的老婆去了。這也算了就是，請便罷。」

然而米吉加的話並沒有人相信，因為是緊急事件，所以省去種種的例行公事，大約過了一個月，米吉加已經在市的廣場上打過鞭子，加上烙印，和別的真正的強盜和姦棍一同送到西伯利亞去了。旅長喝了慶祝酒，亞梨娜却暗暗的哭起來。

但這事件，對於古爾波夫市的市民們，却並不這樣就完結，上司的罪業，那報應，是一定會先就落在市民們的頭上的。

從這時候起，古爾波夫的樣子完全改變了。旅長穿著軍裝，每早晨跑到各家的鋪子裏，拿了

東西去。亞梨娜也跟在—起，只要捨得着的就拿。而且不知道爲什麼，說自己並非馮軍夫的老婆，乃是牧師的閨女了。

如果單是這一點，倒還要算好的，然而連天然的事物，竟對古爾波夫也停止了表奉牠的好意。編年史家寫道：「這新的以薩貝拉（註五），將旱災帶到我們的市裏來了，」從尼古拉節，就是水開始進到田裏的時候起，一直到伊利亞節，連一滴雨也沒有下。市裏的老人也說，自從他聽得事情以來，未曾有過這等事，他們將這樣的災，歸之於族長的罪孽，原也並非無理的。天空熱得通紅，強烈的光線，灑在一切生物上。空中閃着眩目的光，總好像滿是火燄的氣味。地滴開了裂，硬到像石頭一樣，鋤頭都掘不進去。野草和蔬菜的萌芽，統統乾枯了，裸麥雖然早抽了穗子，但又瘦，又疏，連收麥種也不够。春種的禾穀，就簡直不抽芽，種着這些東西的田，是柏油一般漆黑，使看見的人心痛。連麥草也不出。家畜都苦得嗚嗚的叫。野地裏的食物，大家逃到市裏來，街上都塞滿了。居民只剩下骨和皮，垂頭喪氣的在走。只有做齋的人，起初是喜歡太陽光的，但這也是暫時之間，不多久，就覺得雖然做好許多齋，却没有可吃的肉汁，不得不後悔他先前的高興的輕率了。

（註五）像是俄國誰都知道的故事中的人物，然未詳出典——譯者。

但是，雖然如此，古爾波夫的市民却還沒有絕望。這是因爲不很明白那等候他們的不幸有多麼深。在還宿去年的積蓄之間，許多人們是吃，喝，甚至于張醜，簡直顯着彷彿無論怎麼化油，那積蓄也永不會完的狀態。旅長大人仍然穿着軍服，儼然的在市場上踏步，一看見有些疲乏的憂鬱的樣子的人，就交給警察，命令他帶到自己那里去。還因爲振作民氣起見，預教用商人到郊外的樹林裏去作野游，放烟火。野游也遊過了，烟火也放過了，然而「還不能使窮人有飯吃。」于是旅長又召集了市民中的「中意的人們，」使他們振作民氣去。「中意的人們」就各處奔波，一看見疲乏了的人，便一個也不放過的給他安慰。

「我們是慣了的角兒呀，」他們中的一個說，「看起來，我們是能夠忍耐的。即使現在把我們聚在一起，四面用鎗打起來，我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的！」

「那自然，」別一個附和道。

「我們能夠忍耐。因爲是有上司照顧我們的！」

「你在怎麼想？」第三個說，「你以爲上司在睡覺麼？那里的話，兄弟，他一隻眼睛閉着，別一隻却總是看着，什麼地方都看見的。」

但是到收到枯草的時候，却明白了可以果腹的東西，是一點也沒有了。到得割完了的時候，

也還是明白了人們可喫的東西，毫一點也沒有。古爾漢夫的市民們這才喫了驚似時，跑到旅長府上那邊去。

「這怎麼好呢，旅長？麵包怎麼沒了？您在着急麼？」他們問。

「在着急呵，朋友們，在着急呵。」旅長回答說。

「這就好，請您使勁的幹罷。」

到七月底，雖然下了一點已經不中用的雨，但到八月裏，就有了吃光貯蓄，餓死的人了。於是想盡方法，來做可以果腹的食物，將草屑拌在小麥粉裏試試看，不行。吞碎了松樹皮，喫一下，也不能使人真的肚子飽。

「喫了這些，雖然好像肚子有些飽了，但是，因為原是没有力量的東西……」他們彼此說。市場也冷清了。既沒有出賣的東西，市裏的人口又漸漸的減少了，所以也沒有買主。有的餓死——編年史家記載着說——有的拚命往各處逃。然而旅長却還不停止他的狂態，最近又給亞梨辦買了「特拉免」(註六)的乎箱。知道了這事的市民，就又激昂起來，擁到旅長的府裏去了。

「旅長，還是您不好，弄了人家的老婆去，」大家對他說。「上頭派您到這里來，怕不見得

(註六)織物的名目。——譯者。

是要使我們爲了他的優事，大家來當兵的罷！」

「忍耐」下罷，朋友們。馬上就什麼都有了！」

「這就好，我們是什麼都會忍耐的。我們是慣了的角兒。不但飢餓，就是給火來燒，也都能忍耐。但是，大人，請您細細的想一想我們的話。因爲時候不好。雖然忍耐着，忍耐着，我們真個可也有不少昏蛋，會鬧出事來也難保的！」

「羣衆靜靜的解散了，好個旅長，這回可真的來想一想，一切罪孽，都在亞梨娜，那是明明白白的，不過也不能因此疏和她走散。沒有法，只好派人去請牧師去，想說明這事，得點安慰。然而牧師却反講起亞呵伐（註七）和以薩貝拉的故事來，使大人更加不安了。

「狗還沒有把她撕得粉碎的時候，人民已經統統滅亡了。」牧師這樣的結束了他的故事。

「那里的話，師傅，教我拿亞梨娜領狗麼？」

「講這故事，是並非爲着這事的。」牧師說明道。「不過要請你想想。這里的境越既然冷淡，教職的收入又少，糧價却有那麼貴。教牧師怎麼過得下去呢，旅長大人？」

（註七）疑即 Abolihamah，亞當和夏娃之子該隱的孫女，被一個下級天使 (Satan) 所

變，在大洪水時將他帶到別一行星上去了。——譯者。

「唉唉，我真犯了重罪了，」旅長呻吟着，于是大哭起來了。

他又動手來寫信。寫了許多，寄到各處去。

他在報告裏，寫着倘使沒有麵包，那就沒有法，只好請派軍隊來的意思。但什麼地方也沒有回信來。

古爾波夫的市民，一天一天的固執起來了。

「怎麼樣，旅長，回信來了沒有呢？」大家顯着未曾有的傲慢的態度，問。

「還沒有來哩，朋友們。」

大家正對着他，毫無禮貌的看着，搖搖頭。

「因為你是禿子呀。所以就沒有回信了。廢料。」

總而言之，古爾波夫市民的質問，頗有點令人難受了。現在是已經到了肚子說話的時候，這性質，是無論用什麼理由，什麼計策，都沒有效驗的。

「唔，無論怎麼開導，這人民，可到底不行，」旅長想。「沒有開導的必要了。必要的是兩樣真的一樣。麵包，否則……軍隊！是的，軍隊！」

正如一切好官一樣，這旅長，也忍痛承認了最後的思想。但是，一想起，就不但將軍隊和麵

他混在一起，而且終于比麵包更希望軍隊了。他豫先寫起將來的軍帽的草稿來——

「因抵連反抗行政官之命令，遂不得已，決手辭職。本所先至廣場，加以適當之告啟後……」

寫完之後，便開始望着街道，等候大圍圍的到來。

每天每天，旅長一清早就起來靠着衙門，側耳去聽可有什麼地方在吹號——

小隊，散開！

向障礙的後面，

兩人一排。

不行，沒有聽到，「簡直好像連上帝也把我們的地方忘記了，」旅長低聲說。

市裏的青年，已經全都逃走了。據編年史家的記載，則雖然全部逃走，有許多却在路上倒斃；有許多是被捉回來，下了獄，然而他們倒自以為幸福云。在家裏，只剩了不會逃走的老人和小兒。開初，因為減少了人口，留著的是覺得輕松一點的，總算好歹換過了一禮拜，但接著就又死。女人們只是哭，教堂裏停滿了靈柩，真成了所謂「餓殍載路」的情形。因為腐爛的屍臭，連呼吸也吃苦，說是怕有發生時疫的危險，欲趕忙組織委員會，擬定建築能收十個人的臨時醫院

的辦法，做越辦越壞。但是，上司雖然那麼熱心的辦事，居民的心卻已經完全瀟灑，時常給旅長看大馬指，還叫他禿子，叫他禿蟲。感情的激昂，真也無以復加了。

然而，古爾波夫的市民還開始用了那昏庸的聰明（註八）照古來的「民變」老例，在鐘樓附近聚集，大家來商議。商議的結果，是從自己們裏面舉出代表來，於是就請了市民中年紀最大的暹字舍支老頭子。民衆和老人，彼此客氣了好一會。民衆說一定要託他，老人說一定聽聽放，但民衆終不說：

「暹字舍支老頭子，你已經活得這麼老了，見過了多少官員。但是，不是還是好好的活着麼？」

一聽到這話，暹字舍支就熬不住了。

「不錯，活到這樣的年紀了。」他忽然興奮得叫起來。「也見過許多官，可是活着呢。」

老頭子哭出來了。緬年史家附記道，「他的老心，動了，要爲民衆服務。」暹字舍支於是接了公票，暗自決定，去向旅長試三回。

「旅長，你知道這市裏的人們都快要死了嗎？」老人用這話開始了第一試。

（註八）因爲「古爾波夫」是「愚笨」的意思，所以有這樣的句子——譯者。

「知道的，」旅長回答說。

「那麼，可知道因為誰的罪孽，惹出了這樣的事呢？」

「不，不知道。」

第一試完結了。退學會支回到鐘樓那里，詳詳細細的報告了民衆。編年史家記載着：「旅長看見退學會支的聲勢，頗有恐懼之意」云。

過了三天，退學會支又到旅長這里來，「然而，這一回，已經沒有先前那樣聲勢了。」

「只要和正義在一起，我無論到那里都站得住，」他說，「我所做的事，如果是對的，那就即使你拿我充軍，我也不要緊。」

「對啦。只要和正義在一起，那一定是無論在那里都好的。」旅長回答說。「不過我要告訴你一句話。像你似的老東西，還是和正義一起坐在家裏好。不要管閒事，自己討苦吃罷！」

「不，我不能和正義一起坐在家裏面。因為正義是坐不住的。你瞧。只要你一走進誰的家，

正義馬上逃走……這樣的！」

「我麼，我也許就是這樣的罷，但我對你說的是不要使你的正義遭殃！」

第二天試于是告終，退學會支又回到鐘樓那里，詳詳細細的報告了民衆。據編年史家說，則其

「旅長已經省悟了！一編事實，就是倘無特別的必要，却轉轉彎彎的來作正義的說明，那便是這人不很確信着自己已決沒有爲正義而喫皮鞭之慮的證據，所以早不如第一回那樣的害怕老人了。」

過了三天，退學舍支第三次又到旅長這里來。

「你，老狗，知道嗎……」

老人開口了，但還不很開口，旅長竟大喝道：

「鑽起這筆蛋來！」

退學舍支立刻穿上囚衣，「像去迎未來之夫的新娘似的，」被兩個老廣兵拉往警察局裏去。因爲行列走來了，羣集就讓開路。

「是兩，是退學舍支呀。只要和正義在一起，什麼地方都好過活的！」

老人向四面行禮，說道：

「諸位，寬恕我罷。如果我曾經得罪了誰，造了孽，撒了謊……請寬恕我罷。」

「上帝要寬恕的，」他聽到這答話。

「如果對上頭有不好的地方……如果入過幫……請寬恕我罷。」

「上帝要寬恕的。」

從此以後，過半會老人就無影無蹤了。像俄國的「志士」的消失一樣，消失了。但是，該要的高壓手段，也只有舊時的效驗。後來市民們也安靜了幾天，不過還是因為沒有麵包，（胡年奧云：「因為困苦于此者。」）不得已，又在鐘樓左近聚集起來了。在自己的府門口，打着「搗亂」的旗幟，就心裏想，「當這時候，給與一把衛生丸，這才好哩。」但是羅波夫的市民，聚起來却實在並不是想搗亂，他們在靜靜的討論此後的辦法，只因為另外也想不出新的花樣來，便又弄成了派代表。

這回挑選出來的代表巴阿密支，意見却和那臨氣的前輩略有些不同，以為目前最好的辦法，是將請願書寄到各方面去。他說：

「要辦這事，我認識一個合式的人在這里。還是先去託他的好話。」

聽了這話的市民們，大半都高興了。雖然大難臨頭，但一聽到什麼地方有着替他們努力的人在，人們也就覺得好像減輕了担子一樣。不努力，沒有辦法，是誰都明白的。然而誰都覺得如果有別人來替自己努力，總比自己丟努力還要便宜得遠。於是羣集即刻依了巴阿密支的提議，準備出發了，但臨行又發生了問題，是應該向那一面走，向右，還是向左呢。「瞎探」們，就是後來（也許連現在）博得「聰明人」的名聲的人們，便利用了這狐疑的「刹那」，發了話：

「地位，第一等。爲了這人，去得罪旅長，是絕不行的，那旅長不就先來問一問這個人，是怎樣的一個人的好罷。」

「這個人，東邊，西邊，出口，入口，他都知道，一有話，是一個了不得的熟手呀。」巴阿察支解釋說。

查起來一看，原來這人是因爲「右手廢掉，」做了職的前警長波列波夫。手的廢掉的原因，是飲料。他在什麼地方的「洋酒」主，和一個綽號「南美」呀，「洋酒」呀的妓女女人，同住在那快倒運了的家裏，也並無一定的職業，從早到夜，就用左手按着右手，做着惡劣的性事。除此以外，這人的年紀就什麼也不知道了，但在巴阿察支十分相信了的民衆的大半，是也沒有知道的必要的。

然而，「賭察」們的質問，却又並非無益。當業衆依照巴阿察支的指示，掛上了的牌後，一部份便和他們分開，一直跑到旅長的府上去了。這就是團體起了分裂。那「分開黨，」也就是以對於將來要來的振動，保護住自己的脊梁爲急務的惡眼者。他們到得旅長的府上，却什麼也說不出，單在一處地方頓着腳，表示着敬意。但旅長分明看見，知道善良的，實尼約市員，乃是本層邊亂，能受忍耐的人們。

「嘿，兄弟，我們絕沒有。」他們趁旅長和亞烈娜同坐在大門的階階上，咬開胡桃來的時候，絮絮着說。「沒有和他們一同去，這是應該請上帝饒恕的，但只因爲我們不贊成搗亂。是夠」

然而，雖然起了分裂，「窪地」裏的計劃却仍然在進行。

波古列波夫彷彿要從自己的頭裏，趕走宿醉似的，沈思了一下，於是趕忙從臺本板上拔起鐵筆，用嘴唇一吸，吐一口唾沫，便左手扶着右手，寫起來了——

最不幸之古爾波夫市，緊迫之至的各教市民請願書

俄羅斯帝國全國諸君公鑒：

(一) 謹以此書奉告俄羅斯帝國各地諸君。我等市民，今也臻此境。宜慮所慮，苛敷誅求，其于擾動人民，毫不努力。而此不幸之原因，蓋在與旅長菲爾特活息兼珂同居之馬車夫之妻亞烈娜也。當亞烈娜與其夫同在時，市中平穩，我等亦安居樂業。我等雖決計忍耐到底，但惟恐我等完全滅亡之際，旅長與亞烈娜加我以等汗羶，導上司於疑惡耳。

(二) 再者，古爾波夫居民中，多不識字，故二百三十人，其署名皆以十字代之。謹此書信，簽好十字署名之後，大家就都覺得卸了重担似的。裝密封套裏，封起來，差出去

了。看見了三匹馬拉的郵車，向着遠方飛跑，老人們便說：

「出去了，出去了，那麼，我們的受苦，也不會長久了。麵包那些，怕不久就有許多會來餵了。」

市裏又平靜了。市民不再企圖更厲害的騷擾，只坐在人家前面的椅子上，等候着。走過的人問起來，他們回答道：

「這回可是不緊了。因為信已經寄出去了。」

但是過了一個月，過了兩個月，毫無消息。市民們却還在等候糧食。希望逐日的大起來，連「分裂」了的人們，也覺得先前的自危之愚，至於來運動一定要把自己加在一夥裏。這時候，如果族長手段好，不做那些使羣衆激昂的事，市民就靜靜的死光，事情也就遺留的完結也說不定。然而被外貌的平穩所蒙的族長，却覺得自己是居于很古怪的地位了。他一面明知知道什麼也無可做，一面又覺着不能什麼也不做。于是他選了中庸之道，閉手來做孩子所玩的釣魚的遊戲似的事。那就是在羣集中放下釣鉤去，拉出黑心的傢伙來，歸到牢裏去。釣着一個，又下釣，這一釣上，便又下，一面却不停的向各處發信。第一網上釣的自然都是波古列波夫，他嚇得供出了一大批同夥的姓名，那些人們，又供出一大批自己的伙伴。族長很得意，以爲市民在發抖了罷，却並

不，他們毫不在意地交談：

「什麼，若似兇狗，又玩起新花樣來了。等著罷。馬上會出事劫。」

然而什麼事也沒有出。旅長是不住的在結網，逐漸的將全市罩住了。危險不通的是順着線索太深的深入撲裏去。旅長呢——和兩個廢兵一夥，幾乎將全市都放在網裏面，那情形，簡直是沒有一兩個犯人的人家，連一家也尋不出了。

「兄弟，這可不得了。他像是要統統抓完我們罷。」市民們這才覺到了，但要在快滅的火上添油，這一點就夠。

從旅長的爪裏逃了出來的一百五十個人，並沒有什麼豫兆的約會，却同時在廣場上出現。那「分開」黨，這回也巧妙的躲開了。而且搬到市長衙門前面去了。

「交出亞梨娜來！」羣衆好像失了心，怒吼着。

旅長看破了情形的棘手，知道除了逃進倉庫之外，沒有別的法，便照辦。亞梨娜跟着他，也想逃進去，但不知是怎麼的一順手，旅長剛跨過門限，就砰的關上了倉庫的門，還聽得在裏面下鎖。亞梨娜就張着兩臂在門外懸立着。這時候，羣衆已經擁進來了。她發了青，紫紫的抖着，幾乎像發瘋一樣。

「隨後，轉念罷，我是什麼壞事也沒有做的，」她太恐怖了，用了沒有力氣的聲音，說：「他硬拉我來，他們也知道的話。」

但大家不聽她。

「住口，惡鬼。爲了你，市裏糟成這樣了。」

亞梨娜簡直儼失了神，掙扎着。她似乎也自覺了事件的萬不能免的結果，連瑣細的辯解也不再說，單是疊連的說道：

「我苦呀，諸位，我真苦呀。」

于是起了那時的文學和政治新聞上，記得很多的可怕的事情。大家把亞梨娜抬到鐘樓的頂上，從那十來丈高的處所，倒摔下來了。

于是這旅長的慰藉者，遂不剩一片肉。因爲餓狗之羣，在瞬息間，即將她撕得粉碎，搬走了。

然而這慘劇剛剛收場，卻看見公路的那邊忽然起了塵頭，而且好像漸漸的向古爾波夫這面接近。

「麵包來了。」羣衆立刻從瘋狂回到高興，叫喊道：然而！

「裏邊，底帶，帶，」從那裏頭裏，分明聽到了說聲。
「快！快！快！」

用刺刀止住響鐘呀。

趕快！趕快！趕快！

（一八六九年作。）

薩爾蒂珂夫 (Michail Saltykov 1826-1889) 是六十年代俄國革命期的所謂「傾向派作家」(Tendencios) 的一人，因為那作品富于社會批評的要素，主題又太與他本國的社會相密切，似被介紹到外國的就很少。但我們看俄國文學的歷史底論著的時候，卻常常看見「錫且特林」(Sicchedrin) 的名字，這是他的筆名。

他初期的作品中，有名的是外省事故，專寫亞歷山大二世改革前的俄國社會的缺點；這筆蹟，卻是後期作品某市的歷史之一，描寫的是改革以後的情狀，從日本新潮社海外文學新選第二十編八杉貞利譯的請願人重譯出來的，但作者的鋒利的筆尖，深刻的觀察，卻還可以窺見。後來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的炭畫，還頗與這一篇的命意有類似之處；十九世紀末他本國

總讀讀吉波羅夫的短篇小說，也有結構極其相近的東西，但其中的旨趣，卻迥然不是古羅賓夫市民那樣的人物了。

鐵的靜寂

N·路悉珂

掛着成了蛛網一般的紅旗的竿子，突出在工廠的煙通的烏黑的王冠裏。那是春天時候，慶祝之日，爲快樂的喊聲和歌聲所歡送，掛了起來的。這成爲小小的血塊，在蒼穹中飄揚。從平野，樹林，小小的村莊，烟霧中的小市街，都望得見。風將牠撕破了，撕得粉碎了，並且將那碎片，運到爲如死的斜坡所截斷的廣漠裏去了。

鐵錘用竿子來磨礱。啞啞地叫，悠悠俯視着壁坑。十多年來，從這里飛去了煙色的烏羣，高高地飛過遠極。

工廠的玻璃屋頂上，到處是窟窿。成着圓子，乾然不動的皮帶，從昏暗裏凝結着天空，發着

響聲打極難。雨絲雪片，損傷了因皮帶的疾驅和擁抱而成銀色的滑車軌。支材是來支乾了的側板了。電氣起重機的石關節的手，折斷着，無力地從接合板下垂。螞蟥絆，突脚規，算秤，螺絲絲手，像亂亂的骸骨一樣，在巨靈的寶座似的鉤前機的牀上。淡白地發閃。

兜着雪花，的蛛網，在旋盤的吉達裝置裏顫動。削過了的鐵條和挺子的鑿的齒痕中，停滯的塵來蒙上了薄皮。帶着榛糊的螺旋的破口，鐵舌伸出來將油吸盡，爲了紅腫的毒，使他縮做一團了。

從雨邊的牆壁上，古色蒼然地，有銘牌上『至少請掛掛窗簾』，氣悶悶。『當寒風露寒聲。牆壁邊像先前一樣。外河呢，已經受了鎗彈和炸彈的傷，在這裏面，可又會爆發了多少精神，哀愁的，苦惱，歡喜，憤怒呵！』

唉唉，石頭呀！……還記得麼？……

就這樣，那全時代，在角裏的萊伏其政權和美利堅機的連轉中，一面破皮帶，呼吸和咳嗽的喘音和兩齒間的齒咬的響聲，變得耳聾。二面悄悄地翻下小冊子的頁子去，他們是由了肌肉的震盪，來感覺那冰冷的車輪和橫木的哀愁的罷？襲來的暴風雨，像農夫的播種一樣，將他們撒散在地球面上了。塵封的鉤前機的牀，好像回做了他們的演壇。白地上寫着金字的『萬歲』的旗，糾卷在木上，正如掛在大門口似的……

鐵鍋製造廠的附近，鍋子當着風，在嗚嗚地呻吟。被光線所撕碎了的黑暗，向了破窗櫺的窟窿張着大口。壓榨機之間，嘶嘶地在發呼哨聲。鋪了的地板上，撒着着尖角光塊。從窗際的積雪裏，露出三腳架，箱子，彎曲的鐵條來，手按的風箱，隱約可以看見。

在屋頂的牆壁上，在皮帶好像帶了褐色的通紅的巨浪的輪子下，斑點已經變黑了。這——是一個鐵匠，防寒手套給螞蟥絆鉤住了，帶了上去，掛在巨浪之上，恰像受了磔刑。在水磨機的螺旋的銳利的切口之處，蹣跚着雨脚，直到發動機停住。血和肉就紛飛到牆壁上，地板上，以及牆壁上。昏昏時候，將他從鐵的十字架上下了下來。十字架和福音書，在厲急而連成的桌子上晃蕩。鍋子的空爐裏，揪揪似的抖着安息的讚歌。於是就沒干比戶的工廠的喧囂中了。蠟燭在染了鐵匠手裏顫動。

在屋頂的木梁列基亞的聖尼古拉，從關了的鐵窗的壁上，蕩過了嚴寒的採貝的蒸餾，在着

每年五月九日罷工以後。鐵廠的牆壁，爲檮樹，白樺，白楊的枝條所裝飾，地板上滿鋪起開着小紅花的草蓆來，唱歌隊唱歇了，受過毒打的脊梁彎曲了。從噴水簷飛逝而出的水晶的翅子，洗淨了這他們和鐵砧，鍋爐，汽鎚，風箱。

因了婦女和孩子們的聲音，微笑和新衣服，熱鬧得像佳節一樣。鐵匠們領了妻，未婚妻，孩子們在工廠裏走。給他們看風箱和鐵砧。

祈禱一完，污濁的雜色的流，從廠門接着流向小市街去。中塗分爲幾團，走過平野，漂往樹林那面，崖谷中間。而且在那里施了各各的供養。廣漠的四周，反響了嘹亮的鐘天的聲音：「起來呀，起來呀。」

三二

院子裏面，在雪下看見蝕了的鐵網和未曾在蒸氣之下發過封的汽鍋，黃黃地成着遠山，一直排到廠廠的入口。

發電所——熟睡了似的，孤獨的，和別處隔絕的工廠的中心——被雪所壓倒，正在發喘，就

笛——曾經爲了作工和爭鬥，召集人們，而且爲了苦痛，發耐悲傷的聲音，已經沒有，作工的人
躲去，不知道那里去了。

門，欄拆掉了。垂木和三角架做了柴，堆在事務所的門口。牠們被折斷，截短，成了骨頭，在
看狂舞的火餘。而且等着——自己的命運。

看守門在打瞌睡。火爐裏面。畢畢剝剝發着爆音，還聽到外面有被風所吹燻了的啞啞的烏鴉
叫，事務所的凍了的窗，突出于積雪的院子中，在說昏話。還在先前，是爲了汽鐘的震動，爲了
旋轉于軸上面的聲音，反響，雜音，呼嘯，無時無刻不發抖的。有時候，鐵忽然沈默了。從各工
廠裏，迸散了奔流一般的語聲和叫喚，院子裏面，開翻了滿是斑點的藍色的工作衣，變了樣子的
臉，手。電鈴猛烈地響，門開開了，哥薩克兵進來了。幾中隊的兵，閃着鎗刺，走了過去，號令
響朗，揮鞭有聲。從各工廠裏，密雲似的飛出鐵門，螞蟻群，鐵片來。馬往後退了。並且驚嘶了
。而一千的聲音的合唱。則將屋頂震動了。

工廠的正對面，露店還照舊地擺着。在那背後，排着一行矮小的屋子。工人們已經走出這里，在市街上租了房屋了。留在這裏的，只是些老人，寡婦，殘廢者，和以為與其富足，不如窮苦的人們。他們用小棧從林子裏運了柴來。設法苦苦地過活。堅忍地不將走過的農人們的對於啞一般的工廠的嘲笑，放在心中，然而看見他們彎向工廠那邊，到看守人這里，用麥和肉，去換那些露在窗口的鐵和錫的碎片，卻也皺起眉來了。

青蒼的晚傍，看守們的女人用小棧將晚膳運到工廠裏。但回去時，是將從農夫換來的東西，和劈得細細的木材和垂木的碎片，載着搬走了。從她們的背後，小屋那邊就給一頓毒罵。

……夜裏，雪的表皮吸取了黃昏的淡黃的煙霧。從小小的市街和小小的人家裏，有影子悄悄她走向工廠來了。一個一個，或者成了羣，拆木棍，哨屋，遮陽，抽電線。看守人大聲吆喝，開鎗，影子參差，不見了，然而等着。看守人走來走去。後來力氣用完了，回到溫暖的屋子去。

工廠望着撒滿金沙的天空，在呻吟，歎息。從牠這里拆了下來的骨頭，拖到街上，鱗鱗的發着。

風怒雪敗進日見其大的木柵的破洞去，經過了除下的打破的玻璃，送到各個工廠裏，遣便成了鐵的俘虜，隨即碎爲齏粉，哭着哭着，一直到死亡。

就這滿，每天每天……荒廢和看守和影子，將工廠剝削了去。

五

有時候，從小小的市街駛來了揮着紅旗的摩托車。一轉眼間，大起來了。喧嘩着駛過了矮小的房屋的旁邊。在工廠門口停住。隱現着頭巾，外套，熱皮短褲。看守們怯怯地在奔走。到來的人們順着踏壞了的小路，往工廠去了。腳步聲在凍了的鐵釘屋子裏分明發聲，反響。到來的人們側耳聽着那將響化石的沈默。歎息之後，走出門外。出神地望著逼近工廠的平原。聽聽看守們翻子失竊的陳述，將什麼記在小本子上。到事務所裏取錢，於是回去了。

看守們目送着帶了翻風的血塊的小了下去的摩托車。於是使著臉色，說道：

——怪人兒呵。真是……

——嘩……

六

每星期一，隨著工廠的寂靜，因囉嗦的聲音而發抖，嚇得迷散了。各個工廠，都奔着狂瀾的顫動的歌聲。她真在工廠的至冠上的烏鴉吃了驚，叫着飛去了。

看守們受了鐵的叫喚，連忙跑往鑄鐵廠。只見身穿短短的工作服，腳登家皮的鬆鬆的漢子，揮着鐵錘，竭力在打舊的鑄子。

——鏗！……鏗！……

這是先前的鍛工斯覺波。人說他是獸的，然而那是謊話。他用了獸似的一隻眼，看看走了這來的看守們，放下鐵錘冷嘲地問道：

——吃了驚了？

「好了，斯覺波……要搗亂……那里是我們的不好呢？」

「學搗亂……」斯覺波舉着看守們的話。「你們靜靜地制削工廠……個能幹嘛。」于是笑着

看守們攙向鑄子去。衝上前去。想換下鑄子來。他揮着鐵錘來防禦，藏在壓棒機的後面，藏在鑄子的後面。接着送的一擊——跳回窗外了。

——或者在外面罵起來——

「這將我掩護起來在想實掉罷？……阿呵，呵，呵……賊！」

鐵鍋快活地一轉，這這這的呼喊，出於他是發怒了。但不久，鐵在打鐵廠的背後，鐵鎚之下起叫。音響相交錯，和風一同飛騰，在平野上反響。

矮小的人家的門口，現出人們來。搖著頭，而且感動了——

「斯覺朋加又在打哩……」

「看哪，他……」

「真好像開了工似的……」

然而漸尾波的力量弱了。鐵鎚從手中滑落。工廠就更加靜靜起來。斯覺波滾好鐵，於上浮著幸福的微笑，沿了偷兒們所踏實了的小路，從工廠裏走出。

他在路上站住，側著頭，傾耳前聽……沈默壓住著機器，工作臺，鍋子。斯覺波以一口氣。

輕輕地走著……

「就是做著看管……真是，這時候……偷得多少麼呢呀……」

從他的背後，在鑄鐵器的如刺的聲所激發的夢上，爬起了呻吟鐵的哀愁。他覺得這很接近。昂著頭，熱烈地進事務所裏去。府看守們本場，嚇唬，於是又憂鬱地向市街走，在蘇維埃的大

門口踩着脚，對大家懇求，託大家再開了工廠。被寬慰，被勉勵，回到自己的家裏來。

夢中伸出了張着青筋的兩隻手，掙扎着，並且大叫道——

「喂，喂！……拿錢罷！……燒透了！打呀，打呀！……」

哈悉珂(Nikolai Iashko)是在一八八四年生于哈里珂夫的一個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農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後來當了皮傘製造廠，機器製造廠，造船廠的工人，一面聽着工人夜學校的講義。一九〇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團體，因此轉輾於捕縛，牢獄，監視，流浪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這生活中開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後，爲無產者文學團體「燈塔」之一員，著名的著作是鑄鐵，寫內亂時代所破壞，死滅的工廠，由工人們自己的團結處方面復興，格局與革命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頗相似。

他的靜寂選是一九一九年所作，現在是從勞農露西亞短篇集內，外村史朗的譯本重譯出來的。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寫的革命以後的情形，工人對於復興的熱心，小市民和農民的在革命時候的自利，都在短篇中出現。但作者是和傳統頗有些聯繫的人，所以雖是無產者作家，而觀念形態却與「同路人」較相近，然而究竟是無產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

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對於農民的憎惡，也常見于初期的無產者作品中，現在的作家們，已多在竭力的矯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毀滅，即爲此實去不少的篇幅。

枯煤 人們和耐火磚

V.F. 亞菲格夫
伊連珂夫 合作

枯煤被以幾千噸三和土的斤兩，沉重地壓在基礎木樁——一千二百根木樁——上面了，於是就將幾千年間搬來的樹木，古代的巨人的根株，被露水衝下的泥土所夾帶而來的野草，都在這裏攪纏了向地底的泥沼，藏在軸下面。這沼，是曾經上面爬着濃霧，晴朗的時候，則滿旋着蚊蚋的繁雲的沼，只要有落個牠肚子裏來的東西，牠都貪婪地咬掉了。但是，泥，樹木，草，都是沉到那泥濘的底裏去，就逐漸用了牠們的殘骸，使沼愈加變得狹小。蘆葦也一步步的從岸邊逼近中心去，使軸狹窄起中。沼就開始退却了，泥，樹木，草，蘆葦，從四面來攻擊牠，一邊攻擊，一邊使牠乾涸，蓋上了一層有許多凸起來的，蠟一般的，泥煤的殼。

經過了幾百年，殼變硬了，就成了滿生着繁茂的雜草和野荊棘樹的矮林的黑土。

這樣子，自然就毫不留下一些關於這的傳說，記錄或紀念，而將腐爛的泥沼埋沒了。

於是人們到這裏，在山脚下的廣場上，離開那籌劃冶金工廠的圖樣來，指定了安裝枯煤爐的

地方，就在這曠野的鄰近。河馬一般猥粗的挖掘機立刻活動起來了，掘地的人們走下很大的溝裏去。人們趕緊走下去了，但當掘掉上層的黑土，挖掘機從地拖着峭唇的大嘴與吐出大量的大土塊，最後地再又旋轉着地那有節的頸子的時候，才知道地底下很柔軟，稀爛，就像牛熱的腸一般。

人們發見了泥沼。

當開掘地基的時候，建設者們也知道地盤是不很堅固的，但是泥沼上面來安枯煤爐，却誰也沒有想到過。這爛泥地，是也如礦洞裏的突然發生煤氣一樣，全是猝不及防的出現的。建設者們愈是往下走，稀濕的地底就愈是在脚下唧唧的響，嗡嗡的響，並且將人們滑進地那泥濘的，發着惡臭的肚子裏面去。

也許有簡單的辦法的，就是又用土來填平了地基，在那裏覆上些帶着紫色耳環的白樺，或松其自然，一任牠再成爲滋着臭水，有些蚊，蚋，野鴨的泥沼。但據工廠的設計圖，是無論如何，爐子一定該在這裏的，如果換一個地方，那就是對着已經有了基礎的鑄造廠，碾製廠的馬丁式煉鐵爐，水門汀之爐，石子的篩除機手——也就是弄壞一切的設計，拋掉這廣場。

退却，是不能的。

於是人們就浸在水裏面，來打那木樁。首先——打下木樁去，接着又用巨大的起重機將牠

出，做成牆壁，用三和土澆進窟窿裏面去。建設者們用盡了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方法，所有的
手段，打下了木樁——一千二百個木樁。

這麼一來，那里邊怕造不成枯棧爐呢？

發着珠光的耐火磚，好像又厚又重的玻璃一般，噹噹地響。磚頭彷彿經過研磨，拿在手上，
牠就會滑了下去，碎成細碎的，叮噠作響的末屑。但工人們却迅速地，敏捷地將牠們疊起來。磚
頭也閃着牠帶紅色的稜角，在牠們手裏玩耍。枯燥爐的建造場上，就滿是木樁的柔軟的叮噠聲，
穿着灰色工衣的人們的說話聲，貨車的聲響，喧擾的聲響。有時候，話聲和叫聲忽然停止了，于
是音，響，喧擾，就都溶合在彷彿大桶裏的酒糟在發酵似的一種營營的聲響裏。

這樣的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

營營聲大起來了。充滿了全建築物，成爲磚匠們的獨特的音樂，和銀色的灰塵一同瀰漫外圍
去了。

「原料！」忽然間，到處是工人的叫喊，打斷了營營聲，于是頭上戴着紅手巾，脚穿破鞋，
或是赤脚的，身穿破爛的鄉下式短外套的女人們，就從掛籃將灰色的粘土倒在工人們的篩子裏。

「花樣！」

「花樣？」

造一個枯燥爐，計有五百八十六種磚頭的花樣，即樣式。其實，爐子是只要巧的將這些花樣湊合起來就行的。磚都在那邊的堆場上。將這些搬到屋裏來，一一聯合，恰如用各件湊成發動機，織衣機，鐘錶的一般，就好。湊成之後，塗上原料——爐子就成功了。是簡單的工作。然而工人們每疊上一塊新的花樣去，就皺一回眉，花樣有各種的樣式，和建築普通的房屋，或寬底的俄國式火爐的單綫的紅磚，是兩樣的。有種種的花樣——有圓錐形的，也有金字塔形的，立方體的，螺旋狀的，雙角狀的。必須明白這些花樣的各種，知道牠嵌在什麼地方，必須巧妙地塗上原料去，塗得一點空隙都沒有，因為爐子裏面就要升到一千度以上的熱度，那時候，只要有一點空隙，像極不要緊的空隙，瓦斯也會從那地方鑽出來。而且——這應該像鐘錶的機件一樣，不能大一個生的密達，也不能小一個生的密達，要正確到一點參差也沒有。

突擊隊員知道着三和土的工人們已經交出了確立在水樁上面的爐子的基地，征服了泥沼的自己的工作；知道着石匠們應該造起足以供給五十五萬好枯煤的爐子，爲了精製石腦油，石炭酸，以及別的出產物，而將瓦斯由這里送到化學工廠裏去的爐子來。他們知道着備備沒有枯煤，那無

非必須供給一百二十萬噸生鐵於國家的產礦，就勸導不得。

但是，只要有一點小空隙，有一點參差的縫，什麼地方有一點小砂縫，槍子也只好從隊伍裏開除出來。所以指導者們就總在牆壁邊走來走去，測量測好了的處所，一有破縫，即使是怎樣微細的，也得教將這拆掉，從新砌一遍。就在近幾時，當測量的時候，指導者們發見了爐壁比標準斜出了二十四厘米密達，（註一）也就教拆掉了。由此知道拆掉了的一排裏的一塊花樣下面的原料裏，有一片小小的木片。這怎麼會弄到那裏面去的呢？「誰知道呢！工人們難道將粘土統統嚼過，還纔塗上去的麼！」然而對於這等事，指導者們到毫不介意，將好容易砌好了的三排，全都推倒了。——這是四個磚匠們的一日夜的工作。

就要這樣精密的技術。

礦工們正在咬進庫茲巴斯的最豐富的煤層去。他們無日無夜，在深的地底裏，弄碎著漆黑的煤，幾千噸的拋到地面上。煤就在平臺上裝進貨車裏，由鐵路運到庫茲尼茲基冶金工廠去，那地方，是兩年以前，還是大野的廣漠的潮和濕張着大口，從連山吹下來的風，用了疼痛的沙塵，

（註一）約合中國尺八分弱。——譯者。

來打掃有的旅客，並無車站，而是在支路的終點，撥兩輪舊貨車來替代的。

煤的梯隊，飛速的奔向新庫茲尼茲克——社會主義底都市，在廣漠的平野中由勞動者階級所建設的市鎮去。

煤在這里先進碎礦機裏去，被揀開，被打碎——煤和矽劑的混合物——于是用了貨車，倒在爐子的爐得通紅的大嘴裏，經過十七個鐘頭之後，又從這里吐出赤熱的餛飩來……這就是枯煤。熄熄枯煤，吱吱的發響，像石灰一樣，經過分類，再沿鐵軌的旅行，就是拌了生礦，跑進燒得通紅的大嘴，大肚子的熔礦爐的大嘴裏面去。

枯煤——是熔礦爐，發電所，化學工廠的食料。

新市鎮是靠枯煤來維持生活的。

是的，但在目前，這還不過是一個空想，要得到枯煤，必須先將牠放在耐火磚的裝甲室裏燒一燒，恰如建設者們將泥濘的鑿鑿的河濘，燒成了三和土一般，……那時候，空想就變了現實；那時候，鑄造廠，軋製廠，發電所，化學工廠就一齊活動起來；那時候，機器腳踏車就來來往往，文化的殿堂開開了，而剛從農村來到這里的人們，正在每天將自己的勞動獻給建設的人們——就在這嚴嚴的昏暗的土房的屋子裏，搬到社會主義的都市，工業都市上來了。

與摩隊長西狄克，就正在空想這件事。

建設枯煤爐，也就是做到社會主義底都市去的意思。黨和政府，將他看作他那突擊隊裏，會在特別週間，出過一天學上五百塊磚的選手的光榮的隊員，而使他負着絕大的責任，西狄克是知道的，然而還是懷着這空想。

可是這里有兩火磚——這些五百八十六個的花樣。

於是西狄克被不安所侵襲了。

他站在高地方，搖搖擺擺，好像在銕鏈上面一樣。他似乎不能鎮靜的站着了，彷彿屋頂現在就要落到他的頭上來，彷彿無論如何，他總想避開這打擊，只是讓不下，走不停。

他現在輕捷地，好像給發條彈了一下似的，跳了起來，跨過磚堆，跑到下面來了，於是和學徒並排的站着。

「不是又在用指頭塗着了麼？」他巧妙地將磚頭向上一拋，磚頭在空中翻了幾個轉身，輕輕地合頭地又落在他的手裏了。他用了小刮刀，塗上原料，嵌在磚排裏。磚就服服帖帖的黏在自己的處所，恰如小豬鬃不用自己的體溫暖暖了自己的角落裏一般。

「要這黏黏的麼？」在旁邊作工的女學徒乎羅莫伐問道。於是打了臉。

「不這麼，怎麼呀？」西狄克莽撞地說。「在用鹽的渣子塗着了罷。」

他講話，總彷彿手上有著細索子，將這連結著的一樣。臉是乾枯的，面龐上滿是皺。皺紋向各方面散開——從眼睛到耳朵，從下巴到鼻子，於是從此爬上鼻梁，溜到鼻尖，使鼻尖接近上唇，成爲鷹嘴鼻。

「畜生，畜生，」他唾舌似的說着，爬到上面去，從那里注視着六十個突擊隊，皺着眉頭，還常常將什麼寫在筆記本子上。

這本是冷靜，鎮定，充滿着自信的他，今天怎麼了呀？今天是有什麼阻礙了他，有什麼使他煩亂，使他皺眉，使他跑來跑去了。

今天，他又被奧波倫斯基的突擊隊比敗了。

固然，在他，是有着辯解的話的。他的突擊隊——是砌紅磚的專門家，來弄兩火磚，還是第一次，而且在他的突擊隊裏，六十人中只有十一個是工人，此外——就都是學徒們和魯林一流的牌色。早晨，他問魯林道，「你以為要怎麼競爭才成呢？」魯林答道，「只要跟着你，我是海底裏也肯去的。」那裏有怎樣的海呢？那就是海，是——正在掀起第九個浪來的——奧波倫斯基。但是，從魯林，從誰在集團裏而幾乎還是一個孩子的人，從誰在置身於集團而還沒有創造的能力

的孩子們人，又能够收穫些什麼呵！然而奧波倫斯基的突擊隊，卻大抵是中央勞動學校的學生，指導者們是從唐巴斯來的，他們在那兒透過培植煤礦，有着經驗。

在西狄克，是有辯解的話的。

但是，在這國度裏，辯解是必要的麼？能够總是依據着「客觀底」原因麼？不的。西狄克走來走去，他失了鎮靜，漸漸沒有自信了。當他的突擊隊初碰見耐火磚的時候，他問道：

「怎樣，大家？」

「和誰競賽呀？」工人們問他說。「和奧波倫斯基麼？什麼，他還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呢

。」

這是的確的。一看見奧波倫斯基，就令人覺得詫異。他的姓名，是好像突擊隊的旗子一樣，在廣場上飄揚的，但他還不滿二十一歲，顯着少年的粉紅的面頰，然而這他，却指揮着突擊隊，將西狄克的突擊隊打敗了。

第一天，西狄克的突擊隊滿懷着自信，用了穩重的脚步，走下耐火磚的處所去，立刻佔好自己的位置，含着微笑向別的突擊隊宣了戰，動手工作起來。那時候，西狄克還相信是能夠勝的，他和突擊隊都以極度的緊張，在工作時間中做個不歇——磚頭噹噹的在響，木槌在敲。連天將

驚，緊張也顯着增大了，用了恰如漁夫將睡着魚兒的網，拉近岸來那時一種的力量。

但繩索上，西狄克的頭髮都豎起來了，他開始鬆隊，每人舉了〇·五噸，可是奧波倫斯基卻突然鬆卸有——四噸。

「哦，」西狄克公開似的說。「明天一下子都漲極進來罷。」

然而明天又是新的低落。突擊隊在腳火磚上，在舊線上碰了釘子了，無論怎樣，一個人總不能舉到〇·九噸以上。其實，外國人（註二）是原以每人〇·五噸為標準的，因為管理都知道着舉舉隊的力量，所以加到〇·八噸。西狄克是已經超出了肯定的標準了。但這說起話來，總是含着微笑，頷下眼脣的少年時康索爾與奧波倫斯基，却總那地他打眼。

突擊隊的會議時，西狄克又發了和先前一樣的質問：

「但是，怎樣，大家？」

「怎樣？難呀，這碼頭不好辦。」

「難麼？比建設社會主義這難的事情，還沒有呢，可是不正在建設着麼？」西狄克回答說，一面自己首先研究起來。

他采用了奧波倫斯基的方法，將全部分成隊伍，四人一隊，兩個工人放在兩側，中間配上兩

個事從。也測定了磚匠們的一切的動作，不再在遠處望着工作，却緊緊的釘住了在監督了。

「奮鬥罷。教理廳也要倒立起來的。」工人們興奮地說。

於是西狄克兩突擊隊，就內進了奧波倫斯基了，每人舉了一、二噸，舉了他們的轟。

然而昨天，奧波倫斯基又每人舉了一、二噸。人們說，這是世界底記錄。西狄克發抖了，他在一夾裏，就瘦了下去，他的腿變成交深溝，鼻子更加鉤進去了，背脊也彎了，但眼睛却在繼續的動，抓住了砌磚的全過程，分析出牠的基礎部分來。

西狄克的今天動不了，就傷了這緣故。

「畜生，畜生，」他喃喃地說。「牠隨在什麼地方呢？」

在工人們麼？工人們是在工作的。他們不但八點鐘，還決心要做到十點鐘，或者還要多。——他們機關將全突擊隊分為輪流的兩班，那麼，一日一夜裏，工人們可以做到十六點鐘了。然而問題並不在這裏。一日一夜做二十點鐘工，是做得到的，爲了砌磚面折斷了脊梁，也做得到的。但是，建設事業是高興這種的麼？

這是種驕的想頭。

(註二)當是從外國聘來的技師。——譯者。

那麼，問題在那裏呢？

在問法麼？不，耐火磚的砌法的技術，工人們好像已經學會了。加工磚麼？笑話，突擊隊以這麼大的緊張在工作，並非爲了錢，是明明白白的。如果爲了「廣布」，突擊隊只要照○·八噸的標準，做下去就好，但在事實上，他們不是拿着一樣的工錢，却每人砌着一·二噸麼？

西狄克就這樣地，天天找尋着缺陷，他注視着工作的進行，將這加以解剖，在筆記本上畫圖，將工人們組織起來，又將他們改組，即使到了夜裏，也還是坐在自己的屋子——隔壁總有小孩子哭着的棚屋裏。

他連上牀睡覺都忘掉了，他早晨往往被人叫醒，從桌子底下拉出來。

到今天六月一日，西狄克眼光閃閃地走到耐火磚這里來了。他看透了事情的本身，第一——是波倫斯基的突擊隊嵌磚得很快，他們是已經和磚頭完全馴熟了。然而一切突擊隊，當有一個共通的缺陷，使他們變得慢的，一定是遲送磚頭的人們，他們空開了時間，慢慢地遞送，所以磚匠們只得空着手等候着。與波倫斯基是仗着嵌磚得快，從這缺陷逃出了，西狄克的突擊隊，還沒有與波倫斯基的突擊隊那樣的和磚頭馴熟，所以應該監督遲送磚頭的人們。藉此去進逼與波倫斯基的突擊隊。第二，是一到交代，走出去的時候，毫不替接手的人們想一想，隨便放下了

磚頭這里就將時間化費了，于是……

「獨立會計，」西狄克說。「給我們一個地方罷，我們會負責任的。我們要分成兩班，在一處地方，從頭到底的工作下去，但週送的人們要歸我們直接管理，我們要竭力多給他們工錢，按照著最好的耐火磚的噸數來計算。」

自從將突擊隊改了獨立會計之後，到第二天，西狄克纔顯出了一個大飛躍，逼近奧波倫斯基了。

夜。

工廠附近的近郊，（還沒有工廠衙，這還只是在基礎裏露出的一個骨架，）被散在的電燈的光照耀着。電燈在風中動搖，從遠地裏就看得見。庫茲尼克斯特羅伊（註三）——還是浮着幾百隻下了錨而在搖動的船的大船塢。

都市在生長着。

二萬四千的工人們，每天從基礎裏扛起都市來，那是二萬四千的西狄克們，奧波倫斯基們，

（註三）「塔礦爐建設」的意思。——譯者。

櫻林們。他們一面改造自然，使他從屬於集團，一面改造自己本身，改造對於人們，對於勞動的自己的態度，于是在事實上，勞動就成爲「名譽的事業，道德和英勇的事業」了。

現在我們又在頭次碰到德所了，我們的面前，有西狄克和奧波倫斯基在。

② 什麼東西在推動他們，什麼東西使他們忘記了睡覺呢？

「我們到這里來，並不是爲了虛布，（虛布是我們時處可以弄到的，也不推却牠，）來的是爲了要給人——我們，看看我們最近該爾是怎樣的人。」奧波倫斯基回答說。

「說小話，」西狄克開似說，停了一會，又添上去道，「我這或面有一條血管，是不能任憑牠就定這模樣，應該改造一下，應該給人們後來可以說——「西狄克和德的突擊隊，是得奮鬥了的」那麼地，從新創造一下的。」

我們階級正在創造，

我們是生在偉大的創造的時代。

菲菲洛夫（Feodor Pavlov）生於一八九六年，是一個貧農的兒子，九歲時就給人去做羊，後來做了屠師的伙計。十月革命後，從事于政治活動，一面創作者出色的小說。最優

秀的作品，是描寫貧農們爲建設農村的社會主義的鬥爭的勃魯斯基，以一九二六年出版，現在歐美諸國幾乎都有譯本了。

關於伊連珂夫（V. Il'enkov）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只看見德文本世界革命的文章（Literatur der Weltrevolution）的去年的第三本裏，說他是全俄無產作家同盟（拉普）中的一人，也是一個描寫新俄的人們的生活，尤其是農民生活的好手。

當蘇俄施行五年計劃的時候，革命的勞動者都爲其努力的建設，組突擊隊，作社會主義競賽，到兩年半，西歐及美洲『文明國』所視爲幻想，妄談，昏話的事業，至少竟有十個工廠已經完成了。那時的作家們，也應了社會的要求，應了和大藝術作品一同，一面更加提高藝術作品的實質，一面也用了報告文學，短篇小說，詩，素描的目前小品，來表示正在躍躍的集團，工廠，以及共同經濟農場的好漢，突擊隊員的要求，走向庫茲巴斯，巴庫，斯大林格勒特，和別的大建設的地方去，以最短的期限，做出這樣的藝術作品來。日本的蘇維埃事情研究會所翻譯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叢書第一輯突擊隊（一九三一年版）中，就有七篇這一種『報告文學』在裏面。

枯葉，人們和薪火磚就從那里重譯出來的，所說的是伏在地面之下的濕潤的處境，蘇俄

他們的克服自然的毅力，枯煤和文化的關係，煉造枯煤和建築枯煤爐的方法，噴火磚的種類，競賽的情形，監督和指導的要訣。種種事情，都包含在短短的一篇裏，這實在不只是「殺告文學」的好標本，而是實際的智識和工作的簡要的教科書了。

但這也許不適宜於中國的若干的讀者，因為倘不知道一點地質，煉煤，開礦的大略，談起來很是無與味的。但在蘇聯卻又作別論，因為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智識勞動和筋肉勞動的界限也跟着消除，所以這樣的作品也正是一般的讀物。由此更可見社會一異，所謂「智識者」即截然不同，蘇聯的新的智識者，實在已不知道爲什麼有人會對秋月傷心，落花墜淚，正如我們的不明白爲什麼鋒鏑的爐，倒是沒有爐底一樣了。

周起應君亦會譯過同一的文章，但比這里的要多三分之一，大概是關於櫻林的故事。我想，這大約是原本本有兩種，並非翻譯者有所增減，而他的譯本，是出于英文的。我原想借了他的譯本來，但想了一下，就又另譯了衝擊隊裏的一本。因爲詳的一本，雖然興味較多，而因此又掩蓋了緊要的處所，簡的一本則脈絡分明，但讀起來終不免有枯燥之感。然而又各有相宜的讀者層的。有心的讀者或作者倘加以比較，研究，一定很有所省悟，我想，給中國有兩種不同的譯本，決不會是一種多事的徒勞的。

但原譯本似乎也各有錯誤之處。例如道里的「他講話，總彷彿手上有着綢索子，將這連結着的一線。」周譯本作「他老是這樣地說話，好像他銜了甚麼東西在他的牙齒間，而且在緊緊地把牠咬着一樣。」道里的「他早晨往往被人叫醒，從桌子底下拉出來。」周譯本作「他常常驚醒來了，或者更正確地說，從桌上擡起頭來了。」想起情理了，都應該是後一譯不錯的，但爲了免得雜亂起見，我都不揣以改正。

譯文叢書第一種

惡魔

每冊 元 角

原著者 M·高爾基等

譯者 魯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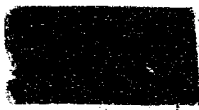
發行者 文化合作事務所

經售者 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初版

上海



87
14

15.00